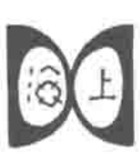


青年雜誌

中華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為新聞紙類



王爾德













簡便之字書

中學英漢新字典

原著爲最新英文袖珍字典。於一千九百十年出版。字義解釋。大半本於英文百科大字典。適用於中學及高等專科及英文有三四年程度者。極尋常字概行節略。而於科學專名。習用俗語。及一切疑難之字。爲尋常字典所無者。此書搜羅獨多。解釋亦極詳盡。其特長殆非他書所及也。

精裝一册
定價一元

英國司克而氏原著
孫鋓忠譯

普通英華新字典

書爲英國阿薩羅多博士原著。所舉皆極尋常通用。凡得四萬餘字。專爲高等小學及中學校初級之用。深僻高奇。悉屏不錄。於翻閱之時間。購置所費。用皆有節省之益。

精裝一册
定價一元

英國阿薩多羅原著
叢琯珠譯

上海羣益書社印行

馬凌甫編

商業政策

是書以日本津村秀松博士所著商業政策爲藍本旁稽堀江歸一之國際商業政策井上辰九郎之外國貿易論參照我國情形按時立言凡各國商政之顛末與夫近今之趨勢以及我國此後應採之方針無不詳細論列而於關稅問題言之尤爲確鑿非惟治斯學者最良之師友凡政治家實業家皆當各手一編也書凡四十餘萬言現已付梓不日出版

日本津村秀松著

國民經濟學原論

關中馬凌甫譯

出版廣告

是書係日本津村秀松博士原著出版於八年以前行銷數十版近又重加訂正改爲增補爲東邦經濟界最新之名著材料豐富學理精新系統之完密論理之精透尤爲東鄰經濟諸書冠即在世界經濟論中亦稱爲有數之作洵治斯學者最良之參考書也茲經馬君凌甫譯成漢文全部五十餘萬言洋裝一巨冊定價三元六角

馬凌甫編

工業政策

是書以日本關一博士所著工業政策爲藍本旁參牌立沛之經濟政策材料豐富論理精新凡一切社會問題無不窮流溯源力求根本解決書凡四十餘萬言現已脫稿不日出版

關中鄒朝俊編







是書以日本法曹閣所編刑法原理研究書爲藍本按照我國啟新刑律編彙舉說完備論理精深排列系統燦若列眉新舊思潮無不兼容並納互爲比較洵刑法學中之宏編巨製也全編已脫稿正擬上梓適政府又有改正刑律之舉因暫爲擱置一俟刑律改正後重加點竄即行出版

上海 群益書社 發行



二十餘年之精心結撰

◀本圖特色▶

1 本圖爲多年精構之作非潦草因襲者可比

2 其性質爲分類的非分省的實我國前此所未有

3 我國前此地圖僅屬於地文一種本圖則詳重人文兼及地文

4 由種種事項而分爲各門各類詳細區別至極精微殆可謂之地理上之解剖既便記憶尤易檢查

5 其中大部率皆前無專籍著者苦心搜集於羣書之中始克編製成圖可謂前無古人後惠來者

6 關於往古之事實皆綜合考訂於各家述說及歷代史乘絕不依傍一家之言致使失於偏陋

7 前人所說有與現今事實不符者皆重加修改使合於正最有功於斯學

8 凡現今事實以最近之調查爲準

9 前此我國地圖於領土領海之界線多不分明甚至著名地段亦皆遺落棄去以之盡入外國線內禍害國家爲罪實大本圖於此特別注意務求無所遺漏

10 讀此圖者能由地理上之各種實象以引起其對於國家之興味卽於以考知我國之實在情勢及將來所以內治外交之道最合於國民教育主義

11 國內各種專門學業之與地理有關係者如政治軍事外交實業交通皆能由此圖考索而得其實況

12 圖內所印顏色種別極多無此地與彼地相混之弊

13 繪圖製版工程細緻界線點畫皆極明了絕不模糊

14 著者別編有中華民國地理講義一書與此圖互相表裏詳盡賅博尤便參證

全一巨册　定價六元





社告

一　國勢陵夷。道衰學弊。後來責任。端在青年。本誌之作。蓋欲與青年諸君商榷將來所以修身治國之道。

二　今後時會。一舉一措。皆有世界關係。我國青年。雖處蟄伏研求之時。然不可不放眼以觀世界。本誌於各國事情學術思潮盡心灌輸。可備攻錯。

三　本誌以平易之文。說高尚之理。凡學術事情足以發揚青年志趣者。竭力闡述。冀青年諸君於研習科學之餘。得精神上之援助。

四　本誌執筆諸君。皆一時名彥。然不自拘限。社外撰述。尤極歡迎。海內　鴻碩。倘有佳作。見惠。無任期禱。

五　本誌特闢通信一門。以爲質析疑難發舒意見之用。凡青年諸君對於物情學理有所懷疑。或有所闡發。皆可直緘惠示。本誌當盡其所知。用以奉答。庶可啓發心思。增益神志。

青年雜誌

第一卷第三號目次

（民國四年十一月十五日發行）

抵抗力

陳獨秀

一、抵抗力之謂何

天道遠人道邇天道惡人道善吾人眼前之正路取徑乎邇而不迷其遠盡力乎善以制其惡而已宇宙間一切生滅現象吾人覺性之所能知能力之所可及此人道也其生滅之本源吾人所未知也自然也此天道也老聃曰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之天道其事雖邇其意則遠循乎自然萬物並處而日相毀雨水就下而蝕地風日剝木而變衰雷雹爲殃衆生相殺孰主張是此老氏所謂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也故曰天道惡衆星各葆有其離力而不相並萬物各驅除其災害而圖生存人類以技術征服自然利用以爲進化之助人力勝天事例最顯其間意志之運用雖爲自然進動之所苞然以人證物各從其意志之欲求以與自然相抗而成敗別焉故曰人道善茲所謂人道者非專爲人類而言人類四大之身亦在自然之列惟其避害禦侮自我生存之意志萬類所同此別於自然者也自然每趨於毀壞萬物各求其生存一存一毀此不得不需於抵抗力矣抵抗力者萬物各執着其避害禦侮自我生存之意志以與天道自然相戰之謂也

二、抵抗力之價値

萬物之生存進化與否悉以抵抗力之有無強弱爲標準優勝劣敗理無可逃通一切有生無生物一息思存卽一息不得無抵抗力此不獨人類爲然也行星而無抵抗力已爲太陽所吸收植物而無抵抗力

則將先秋而零落禽獸而無抵抗力將何以堪此無宮室衣裳之生活人類之生事愈繁所需於抵抗力者尤巨自生理言之所受自然之疾病無日無時無之治於醫藥者祇十之二三治於自身抵抗力者恆十之七八自政治言之對外而無抵抗力必為異族所兼並對內而無抵抗力恆為強暴所刼持抵抗力薄弱之人民雖堯舜之君將化而為桀紂抵抗力強毅之民族雖路易拿翁之梟傑亦不得不勉為華盛頓否則身戮為天下笑耳自社會言之群眾意識每喜從同惡德汚流惰力甚大往往滔天罪惡視為其群道德之精華非有先覺哲人力抗群言獨標異見則社會莫由進化自道德言之人秉自然貪殘成性即有好善利群之知識而無抵抗實行之毅力亦將隨波逐流莫由自拔矧食色根諸天性強言不欲非偽即痴然縱之失當每為青年墮落之源使抗慾無力一切操行一切習慣恐難趣諸向上之途而群已之樂利胥因以破壞審是人生行徑無時無事不在劇烈戰鬥之中一旦喪失其抵抗力降服而已滅亡而已生存且不保遑云進化蓋失其精神之抵抗力已無人格之可言失其身體之抵抗力求為走肉行尸且不可得也

三　抵抗力與吾國民性

吾國衰亡之現象何只一端而抵抗力之薄弱為最深最大之病根退縮苟安鑄為民性騰笑萬國東鄰尤肆其惡評最近義勇青年雜誌所載『支那之民族性與社會組織』文中有言曰

> 彼等但求生命財產之安全。其國土之附屬何國。非所注意。其國為歷代易姓革命之國也。其國王之為劉氏或李氏。乃至或英或俄或法。一切無所容心。所謂「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之言。最足表示彼等之性格。彼等所願

者。租稅少。課役稀。文法不繁而已。數千年來所謂爲政者。設種種文法。務百姓之錢。以肥私囊。而百姓之利害休戚。不置眼中。終至官賊同視。彼等於個人眼前利益以外。決不喜爲之。政治上之抗爭。寧目爲妨害產業之絕大非行。政治之良否是非。一般人民。絕不聞問。彼等但屈從强有勢力者而已。(中略)支那今日之醒覺。不過一部分外國留學生。而一般國民。深以政爭妨害自身產業。爲彼等心中第一難堪之痛苦。若夫觸世界之潮流。促醒其迷夢。使知國家爲何物。民權爲何物。自由爲何物。其日尚遠也。

日人此言。强半屬於知識問題者。猶可爲國人恕。惟其屈從强有勢力者一言。國人其何以忍受。然徵諸吾人根性。又何能强顏不承。嗚呼。國人倘拋置抵抗力。惟强有勢力者是從。世界强有勢力者多矣。盜賊外人。將非所擇。厚顏苟安。眞堪痛哭矣。嗚呼。國人須知奮鬥乃人生之職。苟安爲召亂之媒。兼弱攻昧。弱肉强食。中外古今。舉無異說。國人而拋置抵抗力。卽不啻自署奴券。置身弱昧之林也。舉凡吾之歷史。吾之政治。吾之社會。吾之家庭。無一非暗雲所籠罩。欲一一除舊布新而不爲並世强盛之民所兼所攻所食。固非冒萬險。排萬難。莫由倖致。以積重難返之勢。處競爭劇烈之秋。吾人所需抵抗力之量。較諸今日之歐戰。理當無減有增。而事象所呈。適得其反。愚昧無知者無論矣。卽曲學下流。合污遠禍。毀節求容者。亦尚不足深責。吾人所第一痛心者。乃在抵抗力薄弱之賢人君子。其始也未嘗無推倒一時之概。澄清天下之心。然一遇艱難。輒自阻喪。上者憤世自殺。次者厭世逃禪。又其次者嫉俗隱遁。又其次者酒博自沈。此四者皆吾民之碩德名流。而如此消極。如此脆弱。如此退葸。如此頹唐。馴致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天地易位。而亡國賤奴根性。薄弱眞乃鐵案如山矣。或謂今俗澆薄固如此也。而徵之在昔耦耕之徒。目孔

墨爲多事。漢明之滅。或歸罪於黨人。歷代國變。義烈之士。亦不過慷慨悲歌。閉門自殺而已。楊雄蔡邕文學蓋世。而貶節於王莽。譙周馮道。士林所不齒也。而少年操行。俱見重於鄉黨。洪承疇初未嘗無殉國之志。而卒爲清廷厚祿美色所動。曹操秦檜之爲巨奸大惡。婦孺所知也。而操相濟南。檜爲御史時。不可謂非正人君子。由是而知吾國社會惡潮流勢力之偉大。與夫個人抵抗此惡潮流勢力之薄弱。相習成風。廉恥道喪。正義消亡。乃以鑄成今日卑劣無恥退葸苟安詭易圓滑之國民性。嗚呼。悲哉。亡國滅種之病根。端在斯矣。

四、國人抵抗力薄弱之原因及救濟法

披荊斬棘。拓此宏疆。吾人之祖先。若絕無抵抗力。則已爲羣蠻所幷吞。而釀成今日之罷弱現象者。其原因蓋有三焉。一曰學說之爲害也。老尚雌退。儒崇禮讓。佛說空無。義俠偉人。稱以大盜。貞直之士。謂爲粗橫。充塞吾民精神界者。無一強梁敢進之思惟。抵抗之力。從根斷矣。一曰專制君主之流毒也。全國人民。以君主之愛憎爲善惡。以君主之教訓爲良知。生死予奪。惟一人之意是從。人格喪亡。異議杜絕。所謂綱常大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而民德。民志。民氣。掃地盡矣。一曰統一之爲害也。列邦並立。各自爭存。智勇豪強。猶爭受推重。政權統一。則天下同風。民賊獨夫。益無忌憚。庸懦無論矣。即所謂智勇豪強。非自毀人格。低首下心。甘受笞撻。奉令惟謹。別無生路。臣罪當誅。天王聖明。至此則萬物賴以生存之抵抗力。乃化而爲不祥之物矣。並此三因。造成今果。吾人而不以根性薄弱之亡國賤奴自處也。計惟以熱血盪滌此三因。以造成將來之善果而已。拿破崙有言曰。『難』字『不能』字。惟愚人字典中有之。法蘭西人所不知

也。孟子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鼐爾孫曰。吾不識世間有可畏之事。乃木希典有言曰。訓練青年。當使身心悉如鋼鐵。卡內基有言曰。遇難而退。遇苦而悲者。皆無能之人也。岩崎氏者。以窮漢而成日本之第一富豪。其死也。臥病數十日。未嘗一出呻吟之聲。美利堅力戰八年而獨立。法蘭西流血數十載而成共和。此皆吾民之師資。幸福事功。莫由倖致。世界一戰場。人生一惡鬥。一息尚存。決無逃遁苟安之餘地。處順境而驕。遭逆境而餒者。皆非豪傑之士也。外境之降虜已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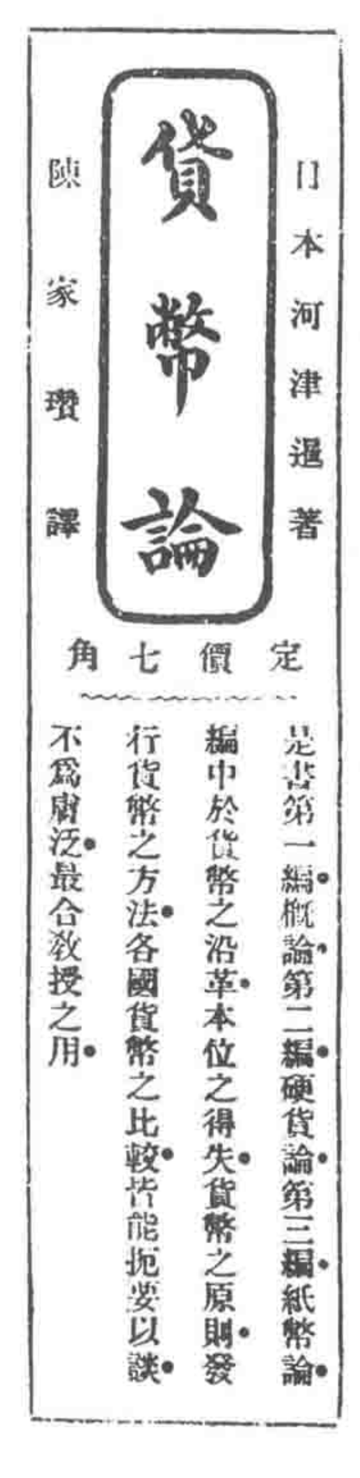
世衰道微人欲橫流非剛毅之人奚能立足（朱晦庵）

法律經濟辭典

日本清水澄著
張春濤郭開文譯

定價二元五角

是書爲日本清水澄博士所著。博士乃日本法學大家。從事於我國法政教育已十餘年。此書之作。意在取便我國學者。故解釋特爲明細。所收名詞。極其詳備。我國現行法政詞典。無與倫比。漢譯之時。博士躬與校役。自撰序文。尤足徵此書之成。絕無草率。



貨幣論

日本河津暹著
陳家瓚譯

定價七角

是書第一編概論。第二編硬貨論。第三編紙幣論。編中於貨幣之沿革。本位之得失。貨幣之原則。發行貨幣之方法。各國貨幣之比較。皆能扼要以談。不爲膚泛。最合教授之用。



社會經濟學

日本金井延著
陳家瓚譯

定價二元五角

著者於東洋經濟學者之中。最稱老宿。爲後進所推重。然不輕著述。生平所撰。只此一書。詳贍賅博。於斯學之精微閫奧。論議入微。讀其書者。於開卷時。往往不勝汪洋之嘆。及乎終篇。則凡於斯學疑難莫決之點。皆能爽然明悉。恣肆浩瀚。包舉衆長。固有非他書所可及者也。

上海 羣益書社 出版

民約與邦本

高一涵

往古政治思想以人民爲國家而生。近世政治思想以國家爲人民而設。而揭此大經大法。明告天下。俾拘故襲常陳陳相因之人心政論別開新面。自其根本改圖以歸正極者。是爲民約說(Contract Theory)之殊勳。夫立國之始。必基於人民之自覺。且具有契合一致之感情意志居中以爲之主。制作典章制度以表識而顯揚之。國家乃於是立。故國家之設。乃心理之結影。而非物理之構形。自覺心理懸而非察。故國家本體亦抽象而無成形。非憑一機關則不克行其職務。此機關之設。必與國家同時並生。以其直立於國家之後。執行國家之職務。其勢常易於攘國家權力據爲己有也。故文明各國。皆規定憲法以制之。憲法由國家主權而生。非以限制國家自身之權力。乃以限制國家機關之權力。即規畫政府對於人民布政運權之範圍者也。政府之設。在國家憲法之下。國家之起。見於人民總意之中。政府施設。認爲違反國家意思時。得由人民總意改毀之。別設一適合於國家意思之政府。以執行國家職務。政府之權力。乃畀託而非固有。固有之主。厥惟人民。是之謂人民主權(Popular Sovereignty)古今國家觀念之根本差異。即在此主權所在之一點。於此不明。縱政論盈篋。終爲詞費。民約說精一微言。即在貫徹此理。是說盛行。而國家基礎奠於人民。本根益牢固而不可拔。不佞謹摘其要旨。論厥大凡。俾關心國本者得以觀覽焉。

民約說立論之本。皆肇自主權在民。而推演其流。其於政體也。乃由極端君主。趨於極端民主。其於國家

政府之分也。乃由渾而之畫。其於國家主權也。始則與人民權力。劃然判分。終則翕然麗合。考民約說夙分二派。曰行政契約（Governmental contract）曰社會契約（Tocial contract）不佞所論。乃其後者。此派之首唱於歐洲大陸者。爲奧察秀（Johannes Sliusius）唱於英倫者爲浩克爾（Richard Hooher）而闡揚遺蘊。發揮光大。以改正國家根本問題。造成掀天震地之偉績者。厥惟霍布斯（Hobbes）陸克（Locke）盧梭（Rousseau）三子。三子者論據雖同。演繹之終。不免互有出入。不佞謹探其眞詮。以爲誤會者告焉。

霍布斯以洪荒初闢之始。即爲人羣戰鬬之天。生命財產之權。舉無所有。弱肉强食。無一息之安。不得已乃捐其天然自由之一部。相約而爲羣焉。一羣之立。除一君（Sovereign）而外。餘皆爲民（Subject）一經成約。則主權即爲君主所固有。不得君主同意。人民絕不得撤回之。君主權力。獨立無對。契約既成。則人民革命之權。早已消歸烏有。何也。君主所爲。無不合法。民約之事。乃民與民相約。而非民與君相約也。此說之誤。即在混視國家政府。而不明主權與君身之區別。謬以國家主權。爲屬於國家機關。不識政府。之權力。爲人民所託畀。夫人民之於國家。固不得任意毀壞者也。至政府之宜變更與否。則全視人民總意爲轉移。總意一去。則現存之政府。已應時瓦解。無復存立之餘地。故主權所託。專視人民總意之所歸。能託諸人者。亦能取而反之。霍氏以主權爲不能轉易。設由此種政體。變爲彼種政體也。必先毀約破羣而後可。不知政體之變遷。特政府之形式。一轉易間耳。於主權本體。夫固毫無虧損也。此則霍氏之誤也。

陸克特起。已明國家與政府區別之機。其第一要義。即在限制主權之行使。彼以爲太初天下。人民之自

由平等得自天然及相約為國乃畫定權力若者託諸政府若者仍留於人民國家之存專以保護人民權利為職務治權運行終不能超民權而獨立政府行使權力設有所過人民得收而反之以返眞歸樸樂乎天然之自由霍氏以為就法律言主權者無不合法之施設陸氏以為就法律言主權者無迫脅人民之理由霍氏以為主權者之權力在法無所不能陸氏以為政府之權力運用當有所限蓋陸氏之說較霍氏更進一步明察政府為國家之政治機關官吏為人民之政治代表而人民對於不良政府之革命權雖未認為法律上之權利已允為道德上之權利矣綜陸氏之說有發明重要之點三一最高主權時為人民所保留二政府權力乃寄託而非固有三政府行動縮納諸定範常軌之中自是而數千年來竊權自恣雖過無責憑國為崇莫敢誰何之不良政府已失其護身之符而施政方針與夫人民總意乃互相接近趨集一途而為民建國國本於民之觀念遂大昌明於天下反背民意之虛構政府已為羣演所淘汰而破滅無遺其永存不毀鞏若泰山者則均建築於民意上之政府惡劣政府絕迹人寰而淘汰所遺之政府其根基方自此固矣

雖然陸氏之說升堂矣而猶未入於室也入室者其惟盧梭乎至盧氏而人民主權乃克建極國家政府判然劃分國家主權幾與人民之主權同視政府為奉行國家意思之公僕而絕不能發表國家之意思立法之權永存於人民之手何也以權力可委託於政府而意志則絕不能委託者也人民自由與未約之初其廣闊之界蓄無異處對於事實上之政府其服從也視其願初無絲毫拘束力焉其拘束者人民之總意耳而此總意之發表由人民直接集會票決之故眞正主權之人惟屬於人民全體主權既在人

民。斷無自挾主權以迫脅人民自身之事。於是凡為政府。即為奉行人民總意之僕。選僕易僕。無容動其聲色。已舉政府人民迫脅抵抗相持不下痿痺萬幾之積弊。一掃而空。革新之事。日日流行。且政府之權。既有所制。無拘脅人民之力。無壅塞心理之能。民情宣洩。無患渟潴。故革命之慘。自可絕跡於天地之間。此則盧氏之功也。

顧有辨者。論者曰由盧梭之言。則政府及政府權力之恆久性。已被破壞無餘。陸克限制政府之權力。盧梭則畢舉其權力而消滅之。美儒 Willaughby 氏即持此說見其所著國家論中、曰惡是何言耶。自不佞觀之。盧梭竭其全力。畢舉革命之癥結。破壞之消滅之耳。其於政府之恆久性。不翅鑄金城以捍之。由盧氏之說。雖謂終古無革命之事可也。夫人情喜宣而惡鬱。尙通而懼塞。善治國者。知人民之意見、感情、希望、痛苦。必令如量以洩也。則致之於適宜之所。俾得調劑融和之。知一階一級一黨一派之心思、念慮、好惡、利害。必令時得調和也。則致之於相安之域。俾得盡量流露之。此非防止革命之策。然革命之事。自拔本塞源。從其先天廓清之矣。蓋一代大患之起。必先朝野壅塞。彼此情慮。互捍格而不通。而強有力者。每以一己意志。壟斷他人之意志。是非之判。舉以好惡異同為標準。執一部分心理。迫壓各階各級各黨各派之心理。此階此級此黨此派之心理紓。則彼階彼級彼黨彼派之心理鬱。心理者流通活潑。尋途前之。一遭頓挫。則縈迴曲折。別尋他逕以達之。人性不滅。此種心理。必靈通於大地之內。迴環於人我之間。在在求其感應。藉感 之機。互相印證。證得公同所在。則發之為輿論。主之為公理。正義人道。即此公同之所歸。人類苟無此同情。則等於下劣動物。自生自死而已。絕不能成此世界。人情感發之和。激要以壅塞之久暫為權衡。斷無一遇挫折。

終古屈而不伸之理。速發者其禍小。遲發者其禍烈。此革命往例所以必在屈抑至極無路可伸之時也。

盧梭所謂人民總意。蓋卽指此公同而言。主權質素。爲此公同所構成。設此總意見奪於一人。雖法令如毛。初不與人民之公同相涉。主權質素。設非此人民總意此人民公同所結合。則主權精神已離其軀殼而去。無精神之軀殼。焉有不日卽腐壞之理。盧梭謂權力可託於政府。而意志絕不能委託者。以政府而劫奪人民之意志。蔽之塞之毀之滅之而不聽其自用。強以一己意志代之。是猶逐他人之精神。強附諸吾人之軀殼。謂使之出死入生。是直行尸而走肉耳。猶得爲人哉。故盧梭又曰。『人民一正當集會以設主權團體。則政府統轄之權卽應時消滅』。何也。以離去人民總意。則政府凌空無據。迎風卽仆。雖欲自持以延殘喘。不可得也。

然則欲防止革命之險。惟有聽人民之總意流行。蔽之塞之毀之滅之。是製造革命之煤也。世謂從盧梭之言。則革命終無可止之時。吾謂從盧梭之言。則革命將永無再見之日。古昔所撲滅之惡劣政府。果有一不顯背盧梭之言者乎。今日永存之善良政府。果有一不符合盧梭之旨者乎。請以法蘭西喻。法之民性。今固不異於昔也。何以當一千七百八十九年以後。不憚一再革命。至於十次而不已。迨自千八百七十五年至今。乃相安於一政府之下。而斷盡革命之孽邪。謂昔日所撲滅之政府。爲合於盧梭之言乎。抑今日現存之政府。爲合於盧梭之言乎。若今日現存之政府。符合盧梭主權在民之旨。則昔日所撲滅之政府。必爲背棄盧梭之旨也明矣。謂從盧梭之言。則政府恒性破壞無餘。則不從盧梭之說者。其政府必巍然終古也又明矣。信斯言也。則法蘭西昔日之政府。當終古無恙。而今日之政府。當倏起倏亡。乃何以

適得其反。昔日政府。竟一仆再仆。朝建設而夕已崩頹。今日政府。反日固一日。絕無動搖之慮耶。且不獨法蘭西然也。如韋羅貝（Willoughby）氏之言。則民約之說。早大行於德意志。英美政治。亦莫不靡然嚮風。美國宣布獨立聯邦憲法。且明採民約之說。規定於條文之內。何以英美德諸國。乃不聞有一次革命之舉。而革命相續。雞犬不甯之事。反疊見於排斥盧說。詆為異端。視若蛇蝎之邦。然則盧梭之功罪。要亦不煩言而解矣。設淫詞以助之攻。甯非自製革命。自取滅亡耶。

人事。演進者也。民情。流通者也。欲其循常軌而之。必因勢利道。不激其流。區別條理。不壅其機。否則鬱之久者宣必激。抑之甚者揚必高。凡力以其一衝擊其一。必有反動之力以應之。衝力彌甚。抗力彌強。此無間於人情物理。莫不皆然者也。欲銷除革命。惟有不挑激革命已耳。扼人民之心理。禁其流通。奪人民之意志。強之同我。人至於有良心而不能發表。有意志而不能遂行。其神明所感受之痛苦。必較之奴隸牛馬萬萬有加。僇人民於奴隸牛馬。是剝奪人民之人格也。夫人民對於國家。可犧牲其生命。捐棄其財產。而不得自毀其自由。斷喪其權利。國家對於人民。得要求其身體。不得要求其意志。得要求其人生。不得要求其人格。盧梭謂意志不可委託於政府。卽保重人格之第一要義。蓋意志乃自主權之動因。所以別於奴隸牛馬者。卽在發表此意志。得以稱心耳。一為政府所奪。他事不可知。先令失其自主權矣。自主權失。尚何人格之足言。人格喪失。甯非恥辱之尤者乎。愚民之政。固令人痛惡不堪。辱民之策。尤令人憤恨莫忍。天下難忘之事。孰有過於恥辱。最易逼起反抗之事。又孰有過於恥辱。吾讀盧梭之言。吾心怦怦。吾神凜凜。吾欲使吾輩青年。知永弭革命之道也。乃於是乎書之。

共和國家與青年之自覺

高一涵

秋風蕭瑟。霖雨經旬。檻前淅瀝之聲。似有意擾吾旅人。故示其變徵音節以相逼。東瀛秋節風惡潮洶。固時予人以可怖。然大抵多倏起倏落。從未有掀天撼地相逼而來者。今年何年。胡乃變態若此。誠有令人不寒而慄者矣。乃返瞻故國。蕭牆之內。隱伏干戈。激變挑釁。無所不至。一若鷸蚌不久相持。即無以惠彼漁人者。彼行屍走肉之輩。原無足責。獨怪吾輩活潑青年。本自居於國家主人之列。放主人之職而不盡。是謂暴棄。要知今年今日。絕非吾人所能自暴自棄之時。今日之變。非但國體之良否問題。實爲國家之存亡關鍵。他日或可旁觀。此日則斷不容袖手。他人或可貸責。吾輩則斷不能少卸仔肩。此不佞所以再四叮嚀。苦口忠告者也。前此二篇。乃吾青年之對於國家社會也。當思發揮其實以副之。此篇之旨。則吾青年自今以往。當思所以立身處己之道。故此後所陳。皆就原理。往例以爲言。俟讀者之自覺焉耳。

夫總。人類。集合之全體。而名之曰國家。指人類。協同。創設之制度。而稱之曰國體。是國家。爲人類所合成。國體。爲人類所創造。均非本有自體。由勾萌析甲含生負性而自生自長以底於成者也。近世學者自伯倫智理（J. K. Bluntsohli）以迄韋羅貝（Willoughby.）氏均以國家之起。肇自人類之自覺、感情、意志。而國家有機體說。又爲多數學者所斥駁。掊擊之至無完膚。然則國家之立也。立於人。國體之變也。變於人。吾人欲創造何種國家。立何種國體。吾人即向何方面着着進行。無所用其顧慮。美國法苑之詮國家也。曰『國家者乃自由人民。爲公益而結爲一體。以享其所自有。而布公道於他人者也。』(A State is a dody of free persons united together for common benefit to enjoy what is their own and to do just

ice to others.) 吳汝雪（Woolsey）亦曰、『國家者宜有公道者也。國家而無公道。則其組織即爲不適宜於人羣』 然則國家創造之主曰自由。人民所以創立之因曰爲公益。所以永存不滅之理曰主公道。曰適宜於人羣。兼備此四種要素。而後國家方克巍然存乎天地之間。反乎此者。皆謂之違反。今世國家成立之原則。夫違反其原則。未有能生存於今世國家之林者也。國家非物。違反原則與否。非由自動。其自身絕無功過之可言。設其主人袖手旁觀。以聽國家之自處。欲其自赴於原則也。於理於勢。皆有所不能。萬衆齊趨。造成時局。曰景運。萬衆瑟縮。釀成禍患。曰浩劫。抖擻精神。着着前趨。曰進步。灰心頹氣。任其顚躓。曰退化。吾輩青年。活潑其心。方剛其氣。仔肩巨責。來日方長。如以造成景運。着着進步自任也。是謂之自覺。如任萬幾退化。漠不關心。浩刧長流。永陷不復也。是謂之自殺。使吾輩青年而欲自殺也。則亦已矣。否則正宜猛然奮進。趨於自覺之途。以免自殺之慘。雖然。蠢然盲動。君子所羞。吾輩果欲自覺。必有眞正自覺之道焉。而非可盲然以進者也。

青年自覺之道。首在練志。志者根諸心。發諸己。非可見奪於他人。而亦非他人所能奪者。以他人之志。强奪吾志。及用他人之志。以代吾志者。皆屬橫暴之事。練志之方。第一即在打破此種橫暴障礙。以還我本然之自由。而後志乃可立。曰吾志被人刦奪。曰吾志被人强代者。皆庸庸碌碌。懦夫奴性之流。聊以解嘲而已。果爲志士。其動也必隨心而之。吾志暫時不行或有之。若奪云代云。必吾先有易奪易代之弱點。動人輕視之念。或先露可奪可代之破綻。予人可乘之機。不然。己不被奪。己不甘使人代。又誰能奪之代之。夫國家者。由吾人之志而成。政策者。合吾人之志。同心戮力。以向一定之方向而之者也。故國家建築於

人民意志之上。主權發見於人民意志之中。無志則國已無基。奚由而建。主權無主。奚由而生。世人動曰。吾非不欲立志。特强橫暴我。時勢迫我。境遇苦我。故俾我頹喪至於斯極。不知所謂志者。正在掊此强橫。創造時勢。戰勝境遇。而後志之名稱乃稱。志之能事乃完。志之實力乃予人以可見。否則皆謂之無志。待時會之來。乘之以自見於世者。因緣際會而已。非志也。仰他人之勢力。利之以顯吾身者。徼倖成功而已。亦非志也。吾所云志。乃預定其當然之理。排除萬難。撥開障礙。而循軌赴的以求之。設已然之事。而不與吾當然之理合。則立除其已然者。而求合乎吾所謂當然。若徒歎其不然。聽其自然。或待其將然。幸其或然者。舉非吾人志內之事。志士絕不爲也。人類所以爲萬物之靈。不爲天演所淘汰者。正以負有此志。可以人力勝天行。能勝物而不爲物勝。先定一當然之方針。因之以求其將然之歸宿。而幸福、安寧、自由、權利。乃可獲得。乃可常保。此則立志之用也。

天下萬事。凡理之所在。卽爲事實之始基。初不必旁徵故例。以相質證。然卽欲明證其例。亦自非遠。今爲簡單便利計。請引法蘭西史以明之。邁爾通史(Myers' General History)論法蘭西革命之原因。首謂由其君主之專橫兇暴。妄用其權。人民之生命財產。得以任意處置。人民被囚。往往不識身犯何罪。而暴征苛歛。又皆唯所欲爲。(見邁爾通史第六百二十七八頁) 以不佞所聞。法自路易十四以來。屢行暴政。賦稅之擔負。至貧民而益重。强制公債。濫發無垠。不良泉幣。遍布於市。貧富相懸。益不可以道里計。握特權者。窮奢極慾。而耕農苦力。至貧無立錐。至千七百八十九年。國債山積。國家財政。幾於破產。嗚呼。何其危也。及觀其革命既成而後。建設共和。實施憲政。人民之生命自由。舉爲憲法所保障。人權宣言之大旨。一曰自由平等根於天

生。二曰、國家主權完全在民。三曰、法律主於人民總意。一視同仁。(見 The 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man, August 26, 1789.) 至其賦稅。不得人民許諾。卽不得增加一錢。自脫去革命厄運。以迄於今。其享受自由幸福在世界民族中爲第一。嗚呼、又何其幸耶。當其暴政橫行。國勢纍卵。舉國志士。絕不苟安旦夕。自取滅亡。而乃怒髮衝冠。捐軀殞命。血潭骨阜。礮鬘肉飛。雖其間幾經挫折。共和方成。專制旋復。而奮其義勇。絕不遲迴。前者覆亡。後者又起。此其故何哉。志在共和。共和未得。故身可捐而志不可達也。彼知不犧牲今日之身家。卽無由致國家於安寧鞏固之域。而有以保護其神聖之自由也。志之所指。險阻立化爲坦途。危亡立轉爲安泰。法蘭西國民知之。法蘭西國民行之。此正有志之効也。

青年自覺之道。又在練膽。夫志者、理義既明。定其正鵠。以爲趨赴之的者也。膽者、本此正鵠。鼓其豪興。以赴前途。無所於懼。無所於恐者也。志爲心之所之。膽爲行之所主。太平之世。因故襲常。循例以行。罔有所阻。當此之時。瑟縮怯懦之夫。亦得濫竽其列。而吾所謂膽。乃退處於無權。及一旦天傾地裂。雷震風驚。獅象在前。猛虎躡後。國勢阽危。千鈞一髮。覆亡之慘。懸諸目前。瑟縮懦怯之夫。汗顏咋舌。懾伏退避。而不知所爲。吾所謂膽。乃於是脫穎而去。故膽之爲用。專在危急存亡之秋。過此以往。將無用武之地。今者吾國險象迭見。環生。爲有史以來所未見。時之所以鍛鍊玉成吾人之膽者。委曲周至。吾人須知魔力橫生。强鄰虎視。在在皆爲吾人試膽之時。語曰、英雄造時勢。時勢何以造。以膽造之。青年第一秘訣。要以時勢危急。爲吾人練膽之資。不得因時局垂危。遂生喪膽之象。故自今以往。吾國時勢。誠爲吾人練膽之第一好機也。

彼法蘭西自革命以後。制度破壞。秩序蕩然。迫入於恐怖時代。(Reign of Terror) 激烈黨之互逞殘戮者。不下百萬。外而列國王侯。又以革命影響。將不利於己。從英俄之提倡。聯結諸邦。合兵攻法。四境敵兵。長驅深入。血戰不利。至千七百九十九年一敗塗地。國勢之不絕者直如縷耳。然法人求共和之心。謀自由之志。未嘗因是而止也。其後拿破崙以一世之雄。芻狗法人。從事遠略。歐洲列强。莫不爲其鐵馬金戈所踐踏。對外如此。對內其又奚言。共和既翻。帝政旋始。生殺予奪。從其一心。然法人求共和之心。謀自由之志。未嘗因是而止也。云其危急。其有過於四面楚歌。聲聲相逼。外兵既臨城下。而國內黨禍。尚自相水火者乎。云其迫壓。其有過於蓋世魔王。手操兵柄。長驅普澳之郊。幾如入無人之境。況或少懷顧忌於所謂民意民氣者乎。何法人迫於黨爭而不懼。迫於聯軍而不懼。迫於一世魔王之殘摧而不懼。而必善始善終。求所謂共和。求所謂自由者乎。曰。膽爲之也。惟其膽略之壯。故能成此掀天撼地之殊勳。爲民族而戰。爲國家而戰。爲世界之人道而戰。而無所恐怖也。此又練膽之功也。

青年自覺之道。又在於練識。識者。御事以理。判案以律。推其原因。而有以知其結果者也。故識之本在學。學者。籀其因果公例。用以數往知來。見其然而必以推其所以然者也。如見日而知其朝昇東海。夕沈西山。見木葉之入水而知其浮。見金石之入水而知其沈。此但知其然。非可以之爲學也。若見太陽之西向而走。即識爲地球東西迴轉之結果。知地球之迴繞太陽。爲由引力作用之所致。見木葉金石之浮沈。即理解其從比重之法則而然。此乃謂之科學。非依據律令。不得以臆擅斷之。學之眞。乃於是見。夫求科學之道。不外於萬殊物理之中。歸籀其統一會通之則。執此統一會通之則。以逆萬殊之事。以斷未然之機

也。前者謂之歸納。後者謂之演繹。前者用以讀書。後者用以應事。其所以求此之法。應分三種。一曰試驗。試驗者、見一物之既然。因以求同此物者之皆然。所得者事實也。次曰推證。就其事實謹愼研求。以尋其常然之例。常然之例者何。曰因同者果莫不同。是也。再次曰推概。推概者既得物理之常然。著爲公例。用以逆覩未形者是也。（語本嚴復名學淺說）如化學家分驗雜質。合煉原素。執因求果。凡顯見之象。變化之節。均如所期者。謂之試驗。由此試驗而求某質之所以顯某象者。因於某理。某原素之所以呈某變化者。因於某故。由其然而推其所以然者。謂推證。至於推概。則執此所以然之例。以逆未然。就紛然萬殊之物。以籀其同然合理之原。吾見雖或有涯。而吾例則統攝萬有。於是歸納之事盡矣。明同因同果之法。則知凡因確同。果必無異。他人以甲法強國者。苟其因確與吾同。則吾用甲法。亦必強國。他人用乙法爭得自由者。苟其因亦與吾合。則吾用乙法。亦必爭得自由。故準盧梭自由平等來自天生之例。則可知吾既爲人。亦應享受天然之自由平等。或有障碍。皆爲外緣。吾得排而去之也。準盧梭主權爲人民總意所成之例。則可知吾國主權。既無物質。亦應由吾人人民總意驟發之。非然者。卽爲僞造主權。與吾人無與。凡此皆物理人事。例有相通者也。

雖然、今者文明大啓。而人事之發明。有不必爲物理之例所拘者。卽物理者、每由例以求理。人事者可由理以擘例。是也。物理學家。先於例中考求。由舊有之例。以推闡新理。設例不吾從。吾之理卽不能立。當變吾理以殉之。至人事之學則不然。主觀在我。凡我以外皆客觀。故吾理苟覺可通。吾例卽從之而見。凡例有未當吾理者。得以吾理變其例。徒例不能立也。前者由已然而推其所以然。後者則以當然易其未然

者也。此又近世物理人事之根本不同處也。論政者、人事之學。即不引例。吾說亦自可行。矧吾國今日情形。在在與他國之往例有合。理例俱符。他日結果。又安能逃人國之公例哉。

顧吾所謂由理躡例者。乃謂理不必限於例。非謂凡例皆非理。或理皆先於例也。大抵文化初開之時。多以政例躡政理。故有堯舜禹湯之政治。而後孔孟之政論。乃大明至文明大啓之秋。則常以政理啓政例。故孟德斯鳩之三權分立說。為近世憲政之精神。盧梭之平等自由論。遂喚起法國之革命。蓋以政例躡政理者。其思想常拘於守成。以政理啓政例者。其思想常趨於改進。今之世固脫故謀新日日演進之世也。固理論一出。而世界之趨勢因之丕變之世也。吾人今日第一要務。即在求確當之政理。以為政例之前驅。確信於理可通。於例即有可立。察他人之理論。可行於其國者。則知吾人之理論。必可行於吾邦。其所難者。在於察因耳。察因中所含之條件。果確與平日所推論之原理同。則遵吾所推論者以行之。他日自必收相同之果。此按諸邏輯。其律不爽者也。吾國今者。其原因何在。因中所含之條件何若。果宜從若何之理論而行。乃有轉危為安之望。此則專在吾輩青年之自覺。欲自覺其正途。不致旁皇道左也。則識尙焉。此練識又所以為自覺之要道也。

總之練志、練膽、練識。三者互相為用。不可缺一。以志言。則膽與識所以定志者也。以膽言。則志與識所以壯膽者也。以識言。則志與膽所以致識於用者也。志何以不遂。有膽有識以定之。故不遂。膽何以不怯。有志有識以壯之。故不怯。識何以能行。有志有膽以致之於用則行。吾輩丁茲國運。第一戒在抱悲觀。第二戒在圖自了。一抱悲觀。則灰心頹氣。而不存猛勇奮進之心。一圖自了。則朝不謀夕。而不存任重道遠之

念境由心造心神强壯則雖殘山賸水亦爲我動心忍性之資心志頹唐即壯版雄圖反增我感喟淒涼之恨至欲圖自了則今日更非其時若吾身昨年已死自了之願固可告終苟吾之死應在明年則今年尙爲吾奮鬬之期而非吾告終之日非特明年然也即吾之死在次月次日次時次刻而吾之奮鬬尙當於此月此日此時此刻行之急起直追至死乃止則主人之責已盡而吾懷乃可少安吾心乃可明告於天下後世此所以當共和告別之頃而殷殷然對我青年爲此臨岐握手各自珍重之最後一言也歟

世人通病

先事體怠神昏

臨事手忙脚亂

既事意散心灰

呂新吾

會話作文必備之書

英漢雙解辭典





▲大本一册定價二元五角▼

▲小本一册定價一元六角▼

字之構造本乎事之意有淺深故字之義有顯晦淺顯者易說深晦者難明此徵之各國而皆然者也中英兩國地異俗殊譯解之字典欲求字字悉與原文吻合毫無遺義殊屬難能之事海通數十年我國行用之英文字典僅祇漢譯單解一種每有字義曲奧不易知曉者非索攷於英文原本不可然此非枯學之士有所不能中等程度未易語此本社欲補斯缺特編此雙解之本凡舉一字既有漢文譯解復列英文原解兩相比照眞義自見可無疑閡不通之苦玆請述其特色

雙解之益既如右淺顯未致因此抹殺一切單解之辭典然其所以彌補單解辭典之缺項者實不爲少不獨有助於漢譯之本且能補英文原本所不及此爲我國向此所無爾爲今僅有之本也

- 本書用最新最良之編纂法
- 本書蒐集英文中極必要之文字
- 本書既知英文釋義之深微
- 本書復知漢文釋義之確詁
- 本書兩解參照足爲練習繙譯資料
- 本書於讀書釋解增旁疏引証之功
- 本書於會話作文長活用英字之力
- 本書爲中等程度預植讀英文專書之基礎
- 本書與單解辭典異其功用而收効最大

上海棋盤街羣益書社印行

陳仲編撰

漢譯英文選

是書乃美國華盛頓歐文Washington Irving初歐渡陸紀行之作。都計三十四章。所言多西歐風俗。文章幽秀嫻雅。美若詩歌。且用辭輕妙。絕無艱深難解之病。美俗巧於誇美。而於是書則舉國上下。皆喜讀之。書中以一頁之半列原文。以其半列漢釋。漢釋之文。雅潔無滓。尤為可貴。卷末附錄英美文家年表。最便考知歷代名著。

第一編 定價大洋三角





蘇元瑛編

是書為中人之通英文及英人之通中文者。雜譯中國及英國極優美之詩詞而成。中國之詩詞。上溯周秦。下迄近世。皆有選錄。悉英譯之。英人之著作。則又以漢文譯之。都七十餘首。中國譯界得未曾有。譯事中惟詩詞最難顛遂。而此書之作。則皆詞氣淡泊。神情宛肖。不失原文意旨。特前此散見羣籍。未嘗成書。曼殊室主人吾國之風於世界文學者也。見而惜之。因集錄以成是冊。名之文學因緣。蓋謂文學界中不可多得之事也。

全一冊 定價三角五分



精裝一冊
定價大洋一元五角







英文書翰鑰

名 英漢尺牘大全

書凡六編三十章。一百一十餘節。其中發箋尺牘三百餘首。萃錦散句二千餘句。信封信箋款式四十餘種。名片款式二十餘種。告白格式十餘種。人之分類。自名公巨卿。至於士農工商。各有舉例。事之分類。自慶祝弔唁。餽贈往來。至於家庭瑣屑。分別爲二十餘項。關於社會上應有之尺牘。殆已搜羅無遺。而於尺牘書寫收發之種種規則。花郵片之書寫法。名片之使用法等。不憚詳細解剖。反覆說明。尤爲難能而可貴。譯文典雅高華。絕無粗俗牽強之弊。其後所附錄之八門。因於尺牘有關。遂並列於是冊。然在英籍中。則皆各成一書。是購一書。不啻購多書也。

黃[illegible]隊 光徐 合編

完富無比

日本 清木昌吉 原著



實用德文典

長沙馮雄字課

全書共分四十七章。於品詞之性格。及其變化。論述甚詳。每一章內先述詞之用法。次舉單語。次列德文中譯之例。次列中文德譯之例。德文中單數複數男性女性之別。分析甚嚴。本書不憚詳述。務使學者易於了解。書中取材適當。配佈妥洽。用作高等學校或高等專門學校教本。極爲相宜。

全一冊
定價一元二角

上海 羣益書社 印行

An Ideal Husband

A Play
By
Os~ar Wilde.

Lady Chilt rn

I hardly think there will be much in common between you and my husband, Mrs. Cheveley! (Moves away.)

Vicomte De Nanja?

Ah! chere Madame, quelle surprise! I have not seen you since Berlin!

Mrs. Cheveley

Not since Berlin, Vicomte. Five years ago?

Vicomte De Nanjac

And you are younger and more beautiful than ever. How do you manage it?

Mrs. Cheveley

By making it a rule only to talk to perfectly charming people like yourself.

Vicomte De Nanjac

Ah! you flatter me. You butter me, as they say here.

Mrs. Cheveley

Do they say that here? How dreadful of them!

Vicomte De Nanjac

Yes, they have a wonderful language. It should be more widely known.

(Sir Robert Chiltern enters. A man of forty, but looking somewhat younger. Clean-shaven, with finely-cut features, dark-haired and dark-eyed. A personality of mark. Not popular—few personalities are. But intensely admired by the

意中人

(續二號)
英國王爾德作
薛琪瑛女士譯

紀

齊佛雷夫人。我不信你和我丈夫有什麼交情。(退下)

南

呀、親愛的齊佛雷夫人。希奇。我自從在柏林後。一向沒見你。

齊

不是在柏林以後。是五年以前。

南

你比從前更年輕美麗得多了。你如何能夠這樣呢。

齊

這是因爲我時常專門對你這樣和樂可愛的人說話。

南

呀。你奉承我。難怪此地人說你是一張油嘴。

齊

此地人說我這樣嗎。這些人何等可怕。

南

他們還有一件極奇怪的議論。這個應當使大衆知道的。

(紀爾泰洛勃脫上。此人年已四十。而外觀猶不及此。相貌清秀。修容潔淨。髮眼俱黑。高貴出衆。其性質雖有爲人所不喜者數事。然

few, and deeply respected by the many. The note of his manner is that of perfect distinction, with a slight touch of pride. One feels that he is conscious of the success he has made in life. A nervous temperament, with a tired look. The firmly-chiselled mouth and chin contrast strikingly with the romantic expression in the deep-set eyes. The variance is suggestive of an almost complete separation of passion and intellect, as though thought and emotion were each isolated in its own sphere through some violence of will-power. There is nervousness in the nostrils, and in the pale, thin, pointed hands. It would be inaccurate to call him picturesque. Picturesqueness cannot survive the House of commons. But Vandyck would have liked to have painted his head.)

Sir Robert Chiltern

Good evening, Lady Markby! I hope you have brought Sir John with you?

Lady Markby

Oh! I have brought a much more charming person than Sir John. Sir John's temper since he has taken seriously to politics has become quite unbearable. Really, now that the House of Commons is trying to become useful, it does a great deal of harm.

Sir Robert Chiltern

I hope not, Lady Markby. At any rate we do our best to waste the public time, don't we? But who is this charming person you have been kind enough to bring to us?

Lady Markby

Her name is Mrs. Cheveley! One of the

有極愛慕之者。尊重之者亦自不少。彼之品貌極完美。但略有驕氣。自負其生平之成就。爲人有勇氣而略呈倦容。自彼之口及下頷觀之。乃剛毅之人。但彼之目睛深陷。亦表示其爲一多情之人。彼有兩種性質。一種是愛情。一種是睿智。此兩種性質。以彼意志强毅之故。各自存在於自己的範圍以內。不相混合。彼之鼻管。彼之蒼白細尖之手。均現神經過敏之態。不可稱爲入畫之人。夫入畫之人。未能生存於衆議院也。但使危達克(畫師名)見之。應樂圖其頭腦。)

洛

麻克別夫人。請了。我只望你和約翰君同來。

麻

呀。我同來的人。較約翰更爲可愛。約翰君自從熱心考究政治以後。他的性情。變得眞是難堪。實在是如今的衆議院。漸漸想出風頭。這件事是有極大的害處。

洛

麻克別夫人。我盼望不是這樣。我們無論如何。應當盡我們的力量。度這公共的光陰。豈不是嗎。但是和你同來的那可愛的人。到底是誰呢。

麻

他就是齊佛雷夫人。我

Dorsetshire Cheveleys, I suppose. But I really don't konw. Families are so mixed nowadays. Indeed, as a rule, everybody turns out to be somebody else.

Sir Robert Chiltern

Mrs. Cheveley? I seem to know the name.

Lady Markby

She has just arrived from Vienna.

Sir Robert Chiltern

Ah! yes. I think I know whom you mean.

Lady Markby

Oh! she goes everywhere there, and has such pleasant scandals about all her friends. I really must go to Vienna next winter. I hope there is a good chef at the Embassy.

Sir Robert Chiltern

If there is not, the Ambassador will certainly have to be recalled. Pray point out Mrs Cheveley to me. I should like to see her.

Lady Markby

Let me introduce you. (To Mrs Cheveley.) My dear, Sir Robert Chiltern is dying to know you!

Sir Robert Chiltern

(Bowing.) Every one is dying to know the brilliant Mrs. Cheveley. Our attaches at Vienna write to us about nothing else.

Mrs. Cheveley

Thank you, Sir Robert. An acquaintance that begins with a compliment is sure to develop into a real friendship. It starts in the right manner. And I find that I know Lady Chiltern already.

Sir Robert Chiltern

想是多兒目脫式地方齊佛雷的一家。實在與否。我却不曉得。現在時代的家族。眞是混雜。照例每人都要改變一個別的名姓。

洛

齊佛雷夫人麼。我似乎知道這個名姓。

麻

他剛從維也納來到此地。

洛

嗄。是的。我想我認識你所說的這人。

麻

呀。他在那里無處不到。很知道些他朋友的趣事。明年冬天。我也眞要到維也納去。我盼望那里公使館有高手的廚役。

洛

倘不這樣待你。那公使定要撤回。請你指點我誰是齊佛雷夫人。我狠喜歡見他。

麻

讓我介紹與你。(對齊佛雷夫人說)我的愛人。紀爾泰洛勃脫君。眼巴巴的望着見你哩。

洛

(鞠躬介)人人都喜歡和美麗的齊佛雷夫人認識。我們在維也納的同事。寫信與我。所說的除了齊佛雷夫人。就沒有別的事。

齊

洛勃脫君。多謝你。大凡初次認識。就有禮貌。將來必爲眞正好朋友。這樣才是最正當的起點。我想起來我曾經認識紀爾泰夫人。

洛

Really?

眞的嗎。

Mrs. Cheveley.

齊

Yes, She has just reminded me that we were at school together. I remember it perfectly now. She always got the good conduct prize. I have a distinct recollection of Lady Chiltern always getting the good conduct prize!

眞的。他剛才提醒我們還是同學。他時常得着好品行的賞物。我記得狠清楚。他常常得賞。因爲他的品行好。

Sir Robert Chiltern

洛

(Smiling.) And what prizes did you get, Mrs. Cheveley?

(微笑介)齊佛雷夫人。你得着的是什麽賞賜呢。

Mrs. Cheveley

齊

My prizes came a little later on in life. I don't think any of them were for good conduct. I forget!

我生平得着的賞物。來得略爲遲些。我想沒有一件是因爲品行好得來的。我忘記了。

Sir Robert Chiltern

洛

I am sure they were for something charming!

我確實知道那些賞物。是爲了別樣可愛的事。

Mrs. Cheveley

齊

I don't know that women are always rewarded for being charming. I think they are usually punished for it! Certainly, more women grow old nowadays through the faithfulness of their admirers than through anything else! At least that is the only way I can account for the terribly haggard look of most of your pretty women in London!

我不知道女子因爲可愛受人奬賞。我想他們時常爲了這個受些責罰。現在時代。最容易使婦人容顏衰老的。就是他們忠心的情人。我敢說。倫敦城內的美人。大半都爲着這事。可憐形容憔悴了。

Sir Robert Chiltern

洛

What an appalling philosophy that sounds! To attempt to classify you, Mrs. Cheveley, would be an impertinence. But may I ask, at heart, are you an optimist or a pessimist? Those seem to be the only two fashionable religions left to us nowadays.

這是何等驚人的理論。我想要考較你的爲人。這是狠無禮的事。但是我心裏想問你。你是樂天家呢。還是厭世家。因爲現時祇有這兩種。是最流行的宗教。

未完

已酉歲未盡七日自蕪湖溯江還蜀入春淹泊峽中觀物敍懷輒露鄙音略不詮理

奉寄會稽山人冀賓嗢噱

謝先量

故國三千里。長江日夜聲。揚舲魚服遠。隱几鶡冠輕。驛路春光入。風濤夕數驚。宦經巫峽險。眞念舉湖清。
泥渚焦公草。滄浪孺子纓。浮生仍不繫。君子直無營。管席陪書幔。揚亭別酒甖。昔時同載魄。此日黯消精。
溫矚延犀燼。劉招杳桂英。離羣頻子夏。浪跡類羅横。未就持竿去。徒爲荷鍤行。不堪追素孔。祇是怯黔嬴。
阮藉曾埋照。長沮亦耦耕。東皋淹旅食。南郭竟狂醒。先世承炎帝。於今憶老彭。蜀峯元赴楚。淮岸復通荆。
辟地隨尸玹。乘流異別今。薄齎纓藥裹。費日更楸枰。窄瀨遲移棹。懸崖逆挂樘。山驅千笏立。江蹴一門成。
島嶼參差出。虹蜺咫尺生。屈騷心自苦。漢曲聽如喤。夙飼神祠鳥。兼供禹廟牲。受符壇縹緲。刋木歲崢嶸。
斑竹泉分淚。幽花冷獨榮。瑤姬雲不定。杜宇血猶縈。久已無丹鳳。虛傳畫白鸚。仙橋臨井路。妖氣聚欃槍。
往往思三戶。稍稍駭五丁。猿猱開闢有。斤斧鬼神幷。估客皆霑笛。叢霄恍夢笙。灘留高象臥。波倒定龍擎。
嘆逝嗟何及。觀虛道乃瑩。下催桑海變。西接杞天傾。複嶂行看譴。環洲遠更迎。石錢緣水尋。薊剌倚空撐。
鏡象明前浦。霞陰轉碧泓。平川一帆影。絕壁幾茅楹。飢鵠窺人訴。健鷄上屋鳴。峻哇憐菜摘。喧浪得魚烹。
細樹澄潭月。香醪小驛箏。人烟通夕步。漁火駐微明。昧爽占風角。蕭疏信水程。陣圖荒擧栅。舟市賤柑橙。
鳥道猶賓洞。鶉襟立野氓。一錢寧易死。百丈每先爭。沙灌谽金粲。鹽燒積霧平。噫嘘橈戶喜。呼咤太公獰。
颯泊曾無已。修晨況屢更。莫應添客思。强復記王正。爆竹殷山郭。張燈沸市傖。宮謳嚴漢朔。臺址實巴貞。
混混聊同濁。蒼蒼不易名。薄游從曼衍。疾首念鰥惸。鮀佞誰能學。麟傷內暗嬰。北辰星隱見。黃道日光晶。

多士。趨。朱。紱。明堂。仰。玉衡。盤盂。誼。魯。甲。誓令。過。商。庚。海上。羅。時。髦。雲臺。象。國。楨。季心。仍。大。俠。犀首。自。名。卿。陳氣。豪。湖。海。鄒。談。必。禪。瀛。義。皆。攀。尾。杜。泣。爲。下。蘇。坑。長。短。經。爭。奏。中和。樂。漫。磨。笑。工。依。狒。狒。語。好。亂。狌。狌。鍛柳甘陳放。欹冠忘裸裎。伊川飄短髮。廣漠逐青盲。他日瓢終棄。間行劍嬾綳。縱橫鬭虎豹。細黠玩鼯鼪、鼎重恒虞折。鄰强愼莫攖。裂背慮見刼。高鼻動要盟。馬上詩書廢。人間戰伐盈。黃龍知已沒。魯衛孰爲兄。柱史空修禮。蘭陵但議兵。間頻憂國蹙。望極何衢亨。尙武。茲。成。俗。依仁。意。倍。誠。若爲傳道德。致冀報瑤瓊。、岷、嶺、慚、疲、役。、崆、峒、早、緊、萌。藝瓜秦壠晚。吹籟越溪晴。杜甫先留宅。王郎未見情。此間。豐。渹。醬。別味。勝。尊。羹。豆。葉。齊。初。綠。桃。蹊。啓。半。頳。（此間春早桃已擊芳）雲。封。伯。益。井。苦冷。季。長。榮。松。菊。應。追。憶。山川。舊。徂。征。何時。回。紫。氣。重。得。過。青。城。

文學者。國民最高精神之表現也。國人此種精神委頓久矣。謝君此作。深文餘味。希世之音也。子雲相如而後。僅見斯篇。雖工部亦祇有此工力無此作麗。謝君自謂天下文章盡在蜀中。非夸矣。吾國人偉大精神。猶未喪失也歟。於此徵之。

記者識

現代歐洲文藝史譚

陳獨秀

歐洲文藝思想之變遷。由古典主義。(Classicalism)一變而爲理想主義。(Romanticism)此在十八十九世紀之交。文學者反對模擬希臘羅馬古典文體。所取材者。中世之傳奇。以抒其理想耳。此蓋影響於十八世紀政治社會之革新。黜古以崇今也。十九世紀之末。科學大興。宇宙人生之眞相。日益暴露。所謂赤裸時代。所謂揭開假面時代。宣傳歐土。自古相傳之舊道德舊思想舊制度。一切破壞。文學藝術。亦順此潮流。由理想主義。再變而爲寫實主義。(Realism)更進而爲自然主義。(Naturalism)

自然主義。唱於十九世紀法蘭西之文壇。而左喇(Emile Zola. 法國巴黎人生於一八四〇年卒於一九〇二年)爲之魁。氏之畢生事業。惟執筆聳立文壇。篤崇所信。以與理想派文學家勇戰苦鬥。稱爲自然主義之拿破崙。此派文藝家所信之眞理。凡屬自然現象。莫不有藝術之價值。夢想理想之人生。不若取夫世事人情。誠實描寫之。有以發揮眞美也。故左氏之所造作。欲發揮宇宙人生之眞精神眞現象。於世間猥褻之心意。不德之行爲。誠實臚列。舉凡古來之傳說。當世之譏評。一切無所顧忌。誠世界文豪中。大膽有爲之士也。與氏最稱莫逆者。法蘭西小說家龔枯爾。(Goncourt)佛羅倍爾。(Gustave Flaubert. 法國Rouen人生於一八二一年卒於一八八〇年)及都德。(Alphonse Daudet. 生於一八四〇年卒於一八九七年吾國胡適君所譯柏林之圍(Le Siege de Berlin. 見甲寅第四號)及割地(原著最後之課Derniere Classe)二篇皆都德所作)俄羅斯小說家屠爾格涅甫。(Ivan Turgenev. 生於一八一八年卒於一八八三年即本誌譯錄之春潮作者)當時青年文士。及美術家。承風扇焰。遍於歐土。自然派文學藝術之旗幟。且被於世界。法人裴利西(Georges Pellisier)不滿意於自然主義者也。所著現代文學之運動。(Le mouvement litteraire conten

porain）中有言曰『自然主義果眞失敗乎。卽其毀壞無復存續。而於堅持文學上之觀察力及現實界眞誠之研究。其功蹟亦未可沒。其最可稱道者莫如小說。若佛羅倍爾。若龔枯爾兄弟。兄名 Edmond de Goncourt (1822–1879) 弟名 Jules de Goncourt (1630–1870) 若都德。若左喇。若莫泊三 Henri Rene Alburt Guy de Moupassant, 生於一八五〇年卒於一八九三年 若法白兒。求之吾國歷代文學史中。以小說得名之正。未有能過之者也』讀此可見今日歐洲自然派文學之勢力矣。

現代歐洲文藝。無論何派。悉受自然主義之感化。作者之先後輩出。亦遠過前代。世所稱代表作者。或舉俄羅斯之托爾斯泰。法蘭西之左喇。那威之易卜生。Heurik Jbesn. (1828–1906) 爲世界三大文豪。或稱易卜生及俄國屠爾格涅甫。英國王爾德。比利時之梅特爾林克。Maurice Maeterlnick. 生於一八六二年今尙生存 爲近代四大代表作家。

現代歐洲文壇第一推重者。厥唯劇本。詩與小說。退居第二流。以其實現於劇場。感觸人生愈切也。至若散文。素不居文學重要地位。作劇名家。若那威之易卜生。俄羅斯人安德雷甫 L. N. Andrayov, 今尙生存 英人王爾德。白納少 (Brnard Shaw) 伽司韋爾第 (Galsworthy) 德意志之郝卜特曼 (Hauptmann) 法人布若 (Brieud) 比利時之梅特爾林克。皆其國之代表作家。以劇稱名於世界者也。

裴利西原語如下 Le naturalisme fit-il réellement faillite? S' it ne laissait rien de durable, encore aurait-il bien mérite de la littérature en la ramenant à l' observation, à l' étude sincère de la réalite. Mais, pour ne parler ici que du roman, nous lui devous Flaubert, ies Goncourt, Daudet, M. Emile Zola, guy de Maupssant, Ferdinend Faber; et peut-etre aucune autre époque de notre histoire litteraire ne fournirait, dane un seul genre, plus de nome justement illustres.

春潮 （續前號）

俄國屠爾格涅甫原著
陳嘏譯

（十四）

薩棱既還寓所。感情興奮。勉自鎮靜。沉沉然以思。愈思則愈覺戀愛仙瑪之熱。直由心底發出。斗憶三日間。藏置衣囊之萎敗薔薇。探出之。如對仙瑪。鄭重接吻焉。

自顧生平爲造物所忌。被拋置於淒涼孤獨之境。然今則投身於幸福潮流中。將不至爲波流掀擊。觸岩而殲乎。或竟勿能逃此厄。與要之今殊不必作此無益之想。既勇身破浪而飛。今更無力抵抗波浪。惟委命巨濤。聽其所之耳。薩棱此際若有所悟。伸紙疾書得信如左。

仙瑪女友愛鑒。余之忠告。實因母夫人殷殷囑託。未便嘿然。諒亦慧鑒所及也。雖然吾愛子之情。請更告白於此。姑娘在余心中。燃一點愛情之火。使余覺察姑娘之愛。其力之偉大。殊非筆舌所能盡。敬白姑娘。方母夫人來此時。余戀愛之焰。初非甚熾。否否。爾時余固不自瞭其愛情之程度爲如何也。姑娘姑娘。余此時始知此方寸中一團熱愛之火。焱焱正熾。則余非有資格進忠告於姑娘之人也……余不假修飾。爲此告白。自今以往。余與姑娘之間。已無片點疑雲遮隔爲憾。余此時唯知愛余。唯知愛余酬子之愛。且不暇自顧其身。幸鑒此衷焉。　薩棱謹啓

薩棱封緘。啓身出街。約計耶米學課已完。是時當回。遂立街口候之。恰相值。連呼其名。耶米忻然來就。乃授以緘。囑交其姊。並叮嚀勿爲人知。耶米訝然瞪視其面。比無言。懷書馳歸。

晷景暗沒。薩稜還寓。仰臥闇隅長椅之上。已忘却燃火。思鎭定其心情。然卒無益。思想潮湧。第此非無經驗之人所能知也。世間惟於戀愛有經驗之人。能諳戀愛之甘苦。

少頃門啓。少年耶米入。低聲呼曰。薩稜君。覆書齎至矣。隨將短箋置其枕側。薩稜自躺椅躍起。感情興奮。殆不可抑。明知仙瑪之弟在側。並不暇避諱。手短箋趨窗前。借微光覽之。書曰。

薩稜足下。明日一日中。請駕勿涖此。至盼至盼。此事關我至重大。約在此一日之中。一切之事。盡可解決。望堅守此約。仙瑪手狀。

薩稜捧書再讀。嘆其筆跡娟秀。語耶米曰。拜託吾友。茲事祈堅秘勿爲人知。歸時上復令姊。道余已領悉斯得矣。

次日薩稜偕耶米作郊外游。日暮始歸。仙瑪書已先至。其內容定翌晨七時。約薩稜在郊外〇〇公園晤面。薩稜接書喜甚。心房突突不止。

（十五）

翌晨薩稜五時離寢。六時易服。六時半已在公園露舍◎曉天曇沈。尚欣欣有暖意。瞬間已雨。雨點大如念珠。紛紛向薩稜外套傾落。四面寂靜。不見微風。遠方白霧湧。挾花香掩掩。大氣覺重。

街間店門。大都扃閉。間見行人出沒道上。又時或聞巨聲轟然。自天空起反響。則貨車經過也。園內間無游客。唯見園丁睡眼朦朧。持帚掃除。亡何高塔之鍾鳴七下矣。薩稜駐足四望。暗忖仙瑪將不至。牽事不來歟。於是頓感不安。中懷彌寂。俄頃。跫音起於身後。婦人衣裙綷縩之聲。旋達耳際。猛回顧。則仙瑪至也。

仙瑪着黑色大衣。冠灰絕小。見薩稜亦不爲寒暄。直至薩稜身旁。仍緘口向前行。薩稜追隨其後且行且。低聲呼曰。『仙瑪姑娘。』則略頷之。不言亦不顧。舉步如故。

由露舍右轉。有小小噴水。水禽五六。振羽其中。通過池面則見紫色丁香花。旖旎遮天。其下有長椅。仙瑪坐焉。薩稜亦旁坐、暫時無言。兩人各不顧視。女張絹傘。沈然下視。

當此絕早之晨。公園杳無人影。一雙俊侶。相將並坐。各自胸中之怡悅當無言可譬矣。既而薩稜首申詞曰。仙瑪怒乎。仙瑪詫曰。余乎。曷爲而怒。薩稜曰。如此方佳。……再者余啓中所陳之事。果能取信姑娘乎。女曰彼事與。曰然。玉人含羞。低首不答、忽將洋傘滑墜於地。急拾之。薩稜更進曰。姑娘乎。余之白事。祈深信勿疑。大千世界中。若有『眞誠』之物在。則如予今日戀愛姑娘之心。如此淸淨至美之『眞誠』。斯絕無僅有也。予之戀愛姑娘。直達斯境。薩稜熱烈之愛情、溢於眉宇。女郎略瞥薩面。仍無言。矚膝上之傘、薩稜陡伸放其左右膀。唏噓向仙瑪曰。噫。予何術將此心事剖示於姑娘哉。情景可憐。若哀告然。仙瑪至是始啓其嬌音曰。薩稜。子日前到予處諄諄勸告時。曾無所思想耶。曰否否。予自接尊顏。即涉遐思。無時或釋。但姑娘自有郞君、鄙人一片痴想。安望能遂其萬一哉。故母夫人以彼見託。予遂承應。雖非所樂。亦如旨達到。顧予本心。豈如是哉。是時聞跫音甚厲。遂默。俄一笨漢肩揹革囊。自叢蔭閃出。相其態度。蓋旅客也。其人殆不知客氣爲何物。睜目矚二人之面。頃之洩一巨噓乃行。

履聲漸遠。旋寂然無聞。薩稜賡續其詞曰。母夫人更語予云。人言薄誚殊可畏。儻被傳言因予之故。至姑娘與柯留倍爾決裂。則兩方均爲不利。故要予出而調解也。仙瑪嫌髮掠面。以手搔而撩之。眉少蹙。致詞

曰。薩稜。願子今後毋道彼爲予夫婿。余決不肯爲彼之妻……抑婚約已解矣。薩稜作色曰。婚約解乎。此幾時事。曰。昨日耳。薩稜曰。姑娘親口決之歟。答曰。然。恰彼昨日來予家。因面絕之。薩稜曰。若然。則姑娘眞實愛予乎。答曰。不爾吾何爲清晨獨來此所耶。聲音極細。以右手加椅背。薩稜執纖手。緊接已唇。於是揭其面紗。二人相對。了無所隔。薩稜舉眸視女郎。宛如夢境。仙瑪仍不脫閨女氣質。怯然俛首。淚光熒熒。但注目視其膝。

愛之報酬。既克償薩稜之苦辛矣。是時感謝喜悅之情。交集其胸次。想戀過度。不覺舒腕欲擁抱仙瑪。仙瑪羞然而拒。抬玉面四顧。薩稜曰。予不料辱姑娘如此寵愛。誠夢想所不及也。仙瑪低答曰。予亦疑是夢耳。薩稜續曰。方予抵佛蘭克佛爾之時。本擬勾留二三小時。行即首塗。豈意吾生最大之幸福。適於此間得之。謂非天下之奇歟。女郎興詞問曰。子言一生之幸福耶。斯言信乎。答曰。此何待贅言者。此際園丁掘土聲。密爾座傍。仙瑪低聲曰。『歸乎。』『願同行歟。』少頃二人啓行。薩稜時露微笑。仙瑪則似有深思也者。每落薩後。數數由後面趕上。矚其面。則陡變蒼白。

（十六）

若薩稜若仙瑪。皆懵不知戀愛爲何物者也。今彼二人全身精神。業爲魔神所幽囚。人生最初之戀愛。爲精神上一大革命。平和單簡之生活狀態。忽粉碎如微塵。縱界鐵壁以防之。而彼青年儕輩。高揭純愛之革命旗。絕不稍存畏怯。奮身飛越。設腳跟不牢。失足而墮。竟殞其生者有之。然豈足制若曹之野心。彼唯知突進。並不暇掉首他顧者也。

薩稜於途中探問昨日之事。女郎快口答之。爲種種之譚話。時或笑。或吐積息。或以表情之目光。流瞥薩面。仙瑪之言曰。吾母定欲强我挽轉其决心。出語絕峻且煩。吾俱勉忍之、但吾母之言。吾絕對不能依從。因又暫緩其答復。殊苦辛也。當我正爲難時。柯留倍爾適來我家。吾本欲於拒絕柯前再面君一商量之。詎彼放惡聲以褻君。吾萬分難忍。遂當場絕之。乃述柯之言曰、『汝今後愼勿近薩。若决鬥之事。傳聞村墟。人將以我不能保護妻室。恥辱甚矣。』言次肖柯之姿勢續曰。若人者膽小如鼷、若根性然。曾不知媿羞。復恣意詈咒。吾不能不怒。因絕之曰。吾已無意爲子之妻。凡關我之事。亦毋庸罣慮。吾母則大驚。百方訓誡。予走內寢。將金指環出。卽以還柯。並告曰。予兩日前卽弗用此。子曾未注意乎……柯性本甚妬。然自尊心頗重。亦無煩言。蕭然歸去。至是少默。復續曰。吾母果大怒矣。母語予。汝嫌憎柯留倍爾君。予一向尤如夢中……顧余初非因何等愛情而締婚約。徒以阿母再三敦勸。乃許之耳。……然阿母固聲明必不反對予自由結婚者也。實則阿母對於吾子。頗似有誤解之處。薩稜訝曰。疑予乎……答曰。然。在吾母之意。以爲先是託子說予時。子竟承應。嗣後轉與予接近。更入予於手中。其猜疑之岐誤如此。故語予曰。薩稜之爲人。表面溫和。胸腹則惡。汝其自愛。毋墮彼術中。薩稜曰。然則姑娘未將予最先傳達之言爲母夫人告乎。曰未也。予方擬與子相商。然後告之。薩稜曰。是則無怪其歸罪於我矣。仙瑪曰。然雖如此。但我何可自作主張。驟告吾母耶。薩稜曰。願姑娘卽詣母夫人許。將以往所有之事。盡爲母夫人宣之。更表明薩稜無欺騙母夫人之心。薩稜本正直丈夫。俛首有怒容。女郎驚曰。君眞欲偕我面阿母乎。雖然亦不必。恐壞事。待予先爲吾母言之。顧獨不可乎。薩稜曰無妨。吾今卽去。

歸途二人不意與柯留倍爾相値。柯適以是時赴商店辦事。仙瑪見柯斗止步。柯睇二人之面。露非常侮蔑之表情由身傍通過時。口中吺吺不解作何語。薩棱怒甚欲追及之。仙瑪捉其腕乃止。遂挽手取道急歸。

（十七）

既至。二人躊躇多時。始相携而入。此態一入烈諸爾夫人之眼簾。其顏色惡變。掉面後向。號咷大哭。仙瑪驚訝失色。立室之中央。宛如彫像。薩棱亦心房跳突。殊難爲地。夫人縱屬誤解。但事由我起。累人至此地步。問心何安。不禁淚熒熒欲傾。

夫人哭泣。足歷時許。此際薩棱及仙瑪之罣慮。非祇一端。薩棱近夫人座傍。將有所言。夫人立拒曰。止。若足下者。吾無與言談之必要矣。語次擺其手。若甚危險然。棱薩待夫人感情鎭靜。然後極陳戀愛仙瑪之至誠。將來對於仙瑪。必出其全力爲謀幸福云。

但夫人原注重現實之財力。不嫌爲露骨之追究。細訊薩棱之境況。其言曰。柯留倍爾之收入。每年必七千圓以上。蓄已擁莫大之儲金矣。足下之收入果幾何乎。薩曰。吾誠無此鉅額之收入。然亦薄有領地。歲可得五六千圓。歸國後即就官職。亦有二千圓之收入耳。夫人則又稱不願遣仙瑪一人遠赴俄羅斯。薩棱曰。予幸有運動外交官之門路。請歸國謀之。倘得供職此間。不大佳耶。夫人仍不悅曰。若爾不如將領土變賣來此永住矣。遂如夫人言定議。

午餐之後。仙瑪託微故。約薩棱至園中。恰落座於三日前挑選櫻實時所坐之長椅。仙瑪曰。願子勿怒。薩

曰。吾曷爲而怒。姑娘有話請述之。仙瑪曰。子與我結婚。果必不後悔乎。言之甚着力。薩稜曰。何故。胡得有此事。……亦着力否認之。仙瑪曰。今祇以信仰互殊。不能無介然耳。言次。忽折斷項間細鍊。將所繫之柘榴石十字架遞於薩曰。吾既。與子。共期白首。則信仰。亦思。與君。同之

仙瑪之戀愛薩稜。乃直如此。薩稜心中所以謝仙瑪者。又奚若歟。既而二人同回屋內。薩稜眼眶淚猶未乾。

（十八）

翌朝。薩稜於街間遇一闊綽之紳士。面龐極熟。繼悟係兒時窗友保羅稜夫其人也。詢保以何事來當地。答稱奉細君之命。由喊斯帕典來此購辦物件。薩稜無意間逢故知於他鄉。中懷彌樂。遂造其旅邸與共饔焉。

保羅爲人駑鈍無倫比。氣味亦卑猥不足稱。其妻土豪之女也。婦家號鉅富。保亦以是自傲。津津爲薩稜言之。殆忘其項面爲人類。薩稜少凝思。且忍耐聽之。得間。乃自暴其所遇。便詢保可否盡買其領土。保報以混沌之辭。約共往喊斯帕典一行。薩諾之。

由佛蘭克佛爾赴喊斯帕典。一路風景。非無可賞。然保羅俗子。不解自然之佳趣。銜雪茄蜷臥馬車。幾盡在夢寐之中。既抵喊斯帕典之旅舍。見保羅夫人華服滿綴珠玉。光輝眩目。彷彿爲妃后之生活。比因保羅紹介。與瑪麗亞夫人。爲見面之禮如儀。夫人之姿首。固非絕世。然甚長社交才。能卓越之婦也。最可畏者。彼擅於表情之媚姿。能迷惑一切男子。

薩羅於瑪麗亞。名義爲夫。實際則不過一種有關係之奴僕耳。瑪麗亞對彼全完操主人公之威權。瑪麗亞夫人之接薩稜也。刪除一切禮儀。爲絕對自由之態度。初時薩稜頗疑之。

是夕瑪麗亞就薩稜問其艷史。聞畢。嘆曰。若君等如此美滿之韻事。予聞所未聞。因爲三數語。極表其同情之意。至決定領地之價格。則尚須候兩日。倘有急需。在六千法郎以裏。儘可隨時假用云。薩稜厚謝之。頃之。夫人曰。君憊矣。曷速寢乎。語次忽若有所憶。旋曰。足下與吾夫契友乎。答曰。然。小學時代之同級生也。夫人曰。其人爾時亦如現今之態乎。薩曰。夫人謂同何態。是時夫人不解作何思想。面漲赤。忍笑未發。旋取帕握口。輕起立。與薩稜執手。薩稜恭敬盡禮。退歸己室。竊怪夫人尋問之奇特。是夜薩稜房中燈火遲遲未熄。其間草長箋一通。寄其愛仙瑪。

（未完）

以詐僞得利之人必有不測之禍　（英諺）

農商部註冊

中國精益眼鏡公司

總公司在上海英大馬路泥城橋東首

分公司 北京 天津 漢口 長沙

謹告學界及各界註意


目力不充之讀書苦況
DEFECTIVE VISION NEEDS GLASSES


已戴完美合光眼鏡之明爽
VISION CORRECTED, BRAIN AND BODY FREED.

目力不充之患近數年來學子之一種流行病吾人以補助之非特足以阻滯其學力且尤足以枉耗其聰明其由於近識貌趣心神不暢而記憶力之作用往往事倍功半即腦筋亦為之疲乏也誠得真正光學專家為之審驗目光特如所缺之度數製成化學玻片以彌補之俾其適如分際則自不勞而神自暢矣此近而用自能其無形之裨益有不可以道里計者若夫學子之有頭痛及眩暈病者使諸醫理亦多與目患相關一經驗光病根立見他如外患之目疾尤不可不先就審驗俾調理康復再效力於學業庶不至於身之累知以上所述亦不僅學界中人世之有同病者皆當注意敝公司於驗光製鏡之學威蒙各界信用自問亦堪為社會謀福[illegible]誠忠告幸希學界及各界鑒之

美國畢業光學博士張士德謹佈

精印傳奇小說

我國詞曲之學。始於唐。盛於宋元明以降。代有能者。文人學士。間吟雅詠之不足。則繕為劇本。歌之謳之。以普及於社會。十數年來。崑曲不行於世。劇本亦大更易。前人所珍好者。今且[illegible]視之。本社慨其湮沒。澌滅不可收拾。因搜其尤者。精校刊行。印刷鮮明。裝潢美麗。書中重要人物。則影印畫像。以增人之思慕。意欲以形下之[illegible]。婉美形上之文章。庶不負前人之精[illegible]。且以起今人之審美觀念。或亦海內[illegible]十所心許也。

長生殿傳奇	精裝一冊	定價八角
牡丹亭傳奇	精裝一冊	定價七角五分
燕子箋傳奇	精裝一冊	定價七角

以外陸續印行

上海 群益書社 發行

微分積分學綱要

趙繚譯——定價七角

微積分學。含理宏富。通常關於此種著述。皆長編鉅製。初學每苦浩博。視為畏途。本書獨能提綱挈要。削去煩碎。而又不失之粗率。蓄精而能明。簡而能括。用作教本。最為相宜。

實用微分積分學

曹璜編——定價七角

本書注重微積分學之實用。故取材簡要。而無不達之弊。篇中於無限級數。不定形之極限值。重積分。積分之近似值等。亦皆反覆闡述。要以主實用故也。

上海羣益書社印行

書名	著譯者	定價
解析幾何學綱要	彭延玫譯	七角
新撰 解析幾何學教科書	仇壯瀛譯	一元二角
査理斯密 解析幾學教科書	仇毅譯	一元二角
又 例題詳解	仇毅著	八角
平面三角法教科書	仇毅譯	七角
平面三角法	李國鈞 鄒彬譯	九角
平面幾何講義	谷鍾琦譯	一元五角
幾何學教科書	仇毅譯	平面九角 立體六角
又 問題詳解	仇毅著	五角
査理斯密 初等代數學	仇毅譯	一元五角
算術難問三百題解	孔宏先編	六角八分
新撰數學公式		七角
陳棍算術問題正解	張毅著	一元六角

上海棋盤街

羣益書社出版

中學校用

數學教科書

此數書皆日本近年最通行之教本・本社譯編・爲中學校數學敎科書・其主旨在體例整嚴・取材簡括・使敎者於敎授時・有講演發揮之餘地・又別編各部問題詳解・以備敎者學者參攷自習之用・尤爲便利・

書名	著譯者	定價
算術之部	趙繚易應崐編譯	定價一元二角
代數之部	趙繚易應崐編譯	定價一元二角
幾何之部	仇毅編譯	平面八角 立體六角
三角之部	黃邦柱編譯	平面定價六角
算術之部問題詳解	李光斑著	定價九角
代數之部問題詳解	易應崐著	定價一元二角
幾何之部問題詳解	仇毅著	定價七角



師範中學 女子用書

書名	卷	定價
女子算術教科書	上卷	五角
女子算術教科書	中卷	四角五分
女子算術教科書	下卷	四角
女子代數教科書	全	四角五分
女子幾何教科書	全	四角五分
女子化學教科書	全	三角五分
女子物理教科書	全	五角
女子生理教科書	全	四角五分
女子礦物教科書	全	二角
女子動物教科書	全	印刷中
女子植物教科書	全	印刷中
女子家事教科書	全	五角五分
女子簿記教科書	全	印刷中
女子縫紉教科書	全	印刷中

男女之職事不同其應用科學亦生差異本社輯譯女子教科全編其內容材料皆以切近女子事情爲主體裁雖主簡約而重要處絕不忽略其程度於中學師範皆甚相宜數學一部篇末各附答數尤便教授

上海 羣益書社印行



青年論

美國馬克威博士 斯密士學士 同著
中國一青年譯

（接前號）

勤勉

格言

何家士曰。天才無他。勞與勤而已。

婆羅濺曰。由析而觀其通。復由通而釋其析。

亞羅得曰。二少年之差別。不在才能而在毅力。

皮汝遜曰。勞力者揮能力之戈。擁成功之節。戴得勝之冠。

馬敦曰。惰夫之用。不逾於陳死人。不過多占人間之地位耳。

有規律之動作。專精壹志。以蘄事於成。是即吾人詮勤勉之義也。晉求其適確之義。即體圖利己而又利人之動作。故勤勉云者。乃蔚然。中規之動作。而可以增益人羣祉福之謂也。

THE YOUTH

Selected from The True Citizen.

By
W. A. Markwick, D. D.
and
W. F. Smith, A. B.

INDUSTRY.

MEMORY GEMS.

Genius is nothing but labor and diligence.—Hogarth.

Know something of everything and everything of something.—Lord Brougham.

The difference between one boy and another lies not so much in talent as in energy—Dr. Arnold.

Work wields the weapons of power, wins the palm of success, and wears the crown of victory.—A. T. Pierson.

A lazy man is of no more use than a dead man, and he takes up more room.—O. S. Marden.

By industry we mean activity that is regular and devoted to the carrying out of some purpose. More definitely, it is activity that is designed to be useful to ourselves or to others. It is thus a regulated activity by which our welfare, or that of others, may be furthered.

從事有序。爲程劾所必需。而在吾人勵㤼誠爲難能。或寖覺其不易者。是無他。吾人當于役神憊之餘。遠矚前途。唯息肩之是望。遂意有生之至樂。乃莫逾於一不事事之時。耽逸之念生。斯趨功之力驟矣。

勤勉引爲人生識分之一。宜矣。然吾人於此。毋寧謂勤勉爲人生職分之將伯。蓋惰先有勤勉而後其他職分乃可盡也。夫勤勉而外有足以善吾生者鮮矣。怠惰而外有足以惡吾生者鮮矣。

於此有倡異議者。要無疑也。姑無論此曹明認勤勉之情如何。度其人必深信克濟大業之光榮。非彼慭歷苦行之徒。所能勉致。猶之他人遺產。然其幸而獲者。必其人賦命之佳。否則安可得也。故世惟得天獨厚之人才。乃克享有大業耳。此吡於天才者之說也。

刼後英雄略一書。英人瓦待斯珂特所著。稗乘中之名篇也。讀是書者。罔不欽作者爲天才。然是書實不啻表襮勤勉之事實。而宏毅堅忍獨行諸德與焉。說者謂「司珂特神游心注於昔之武士時代者有年。設身處地。想像乎十字軍之馬跡車塵。彼時之猶太民族。獨賦之特性異能。討論備至。而於當年之載籍。凡關於彼著述者。尤究心蒐集。甚至於羅門法蘭西與盎格撒克遜人之混合語言文字。窮其源流。究其部次。賞奇析異。爲狀蓋至勤也。」

We are apt to think, or at least to feel, that the necessity of working regularly is a hardship. Because we get tired with our work and look forward with eagerness to the time of rest, we form the opinion that the pleasantest life would be one which should be all rest.

Industry *might* well be urged as a duty. But we would rather now speak of it chiefly as an aid in accomplishing other duties. Few things are more helpful toward right living than industry, and few more conducive to wrong living than idleness.

No doubt there are on this subject opposing opinions. Some believe, whether they openly confess it or not, that the glory of the highest success is not within the reach of every honest toiler; that it is, like other legacies, the good fortune to which some are heirs, but which others are denied—the inheritance only of those whom nature has well endowed. These are the advocates of genius.

The reader of "Ivanhoe"—that finest romance of Sir Walter Scott—pronounces its author a genius. The fact is that book is a conspicuous illustration of industry—patient, persevering tail. It has been pointed out that, "for years Scott had made himself familiar with the era of chivalry; plodded over, in imagination, the weary march of the Crusaders; studied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contradictions of the Jewish character; searched carefully into the records of the time in which the scenes of his story were laid; and even examined diligently into the strange process whereby the Norman-French and the Anglo-Saxon elements were wrought into a common tongue."

信矣勞力者規定百凡大事之眞價也微勞力曾見有何事可成者英雄豪傑之崛起其能享有大名者是必其人勤勉不倦堅忍孤行雖其間庸有天縱之才不由人力或靈敏之性與生俱來然而勞苦堅卓之操爲成功所必不可缺者彼又烏能佚而免也

勞力者人羣之大宗師也又若軍旅然勞力者至嚴肅之訓練也使軍旅而無訓練一旦應召而起有見其潰亂披靡而已嗟夫勤勉其殆師乎彼實教吾人堅忍不撓宏毅獨行彼實迫吾人昕夕從事充力之所能及唯是之故彼實授吾人以燦然之方法與秩然之規律然勤勉也者又永需夫鑒別之明與果斷之力而於以造成經驗有素之人才者也

勤勉者凡百作用之菁華芸芸衆生所賴以殖基於大地之上者也彼惰者亦如惡人然皆足爲人利用也昔斯巴達人常驅酗酒之虜游行於市使青年子弟觀其頑蠢頹喪之狀恥而戒飲此虜是誠有用矣然非自用其用也由是觀之勞力之爲物相需至般吾人當歡喜將之不當怨尤際之也夫人習於勤勞不大獨益其美德即人生樂利亦蒙其巨助矣

Labor is indeed the price set upon everything which is valuable. Nothing can be accomplished without it. The greatest of men have risen to distinction by unwearied industry and patient application. They may have had inborn genius; their natures may have been quick and active; but they could not avoid the necessity of persevering labor.

Labor is the great schoolmaster of the race. It is the grand drill in life's army, without which we are confused and powerless when called into action. What a teacher industry is! It teaches patience, perseverance, forbearance, and application. It teaches method and system, by compelling us to crowd the most possible into every day and hour. Industry is a perpetual call upon the judgment and the power of quick decision; it makes ready and practical men.

Industry is essential for that usefulness by which each man may fill his place in the world. The lazy, like the wicked, may be made useful. The Spartans used to send a drunken slave through the city that the sight of his folly and degradation might disgust young men with intemperance. He was made useful; he did not make himself useful. From this it will be seen that the necessity of labor is something at which we should rather rejoice than complain, and that habits in industry are the great helpers to virtue, happiness, and usefulness.

今者勤勞之於婦人。其緊要亦何亞於男子。往歲波士頓某美術肆中。有羣女方聚而凝視一著名之彫象。一女忽曰。『懿之。此爲女子所作也。』一女答曰。『此足使吾傲彼矣。』此名刻爲蔡必羅亞遺像。而女士哈里特何思密所作也。女士好學而兼精藝術。乃能以名作遺世界云。

事業之艱劇者。必其成功高且貴者也。無上之價。乃基於至大之眞值。夫人而欲臻絕詣也。必如其價以償。人必自成。否則終於無成而已。

吾邦諸傑。非寒落兒。非紈絝子。非席蔭之人。非孤惰之輩。彼蓋耽於刻苦。不恐藍褸。不憚淸貧。而自披棘斬荊。以自食其天祿者也。

焦霑李那淡欲爲名畫家也。日自十時至四時。即役於畫室。曾無間隙。迨至老病輟筆時。彼年已六十有六矣。常自語曰。『吾之勞苦。乃無異求他之傭也。』

說者謂極危之事。足以陷是邦之靑年者。偷惰實居其一。乃靑年子弟。於頑傾劬勞之事。規避唯恐不周。設謂此曹於世無毫末之益。行且以偷惰斷送其生涯。彼皆承者蓋寡。然而偷惰之夫。實自喪其歡樂之權力。何也。唯苦而後知樂也。彼之一生。無日不在墜日休假之中。更何有餘閒可供佚樂者。天下無有以而治之之事。彼事機之至。亦決不願爲高臥者少留。唯有任其酣眠。終於無濟而已。

Industry is now as important to the woman as to the man. Some years ago, in an art store in Boston, a group of girls stood together gazing intently upon a famous piece of statuary. The silence was broken by the remark, "Just to think that a woman did it." "It makes me proud," said another. The famous statue was that of Zenobia, the product of Harriot Hosmer, whose love of knowledge and devotion to art, gave the world a master-piece.

Work is difficult in proportion as the end to be attained is high and noble. The highest price is placed upon the greatest worth. If a man would reach the highest success he must pay the price. He must be self-made, or never made.

Our greatest men have not been men of luck and broad-cloth, nor of legacy and laziness, but men accustomed to hardship; men who fought their way to their own loaf.

Sir Joshua Reynolds had the passion for work of the true artist. Until he laid aside his pencil from illness, at the age of sixty-six, he was constantly in his painting-room from ten till four, daily, "laboring" as he himself said, "as hard as a mechanic working for his bread."

Laziness is said to be one of the greatest dangers that besets the youth of this country. Some young men shirk everything that requires effort or labor. Few people entertain the idea that they are of no use in the world; or that they are ruining themselves by their laziness. Yet lazy persons lose the power of enjoyment. Their lives are all holiday, and they have no interval of leisure for relaxation. The lie-a-beds have never done anything in the world. Events sweep past and leave them slumbering and helpless.

勤勉者。謝罪惡之良劑也。古諺有之。『惰者之腦魔之窟』意謂人無所爲則將習而爲惡也。彼高以自命而一不事事之人。可矜亦可誅也。世間最惡之事。未有過於妄動與淫樂者。彼自恣之徒。實壞道德之根基。剷生人之元氣。凝生衆惡。惡於何有。有死以報而已。

方青年勤於正事之時。人無過慮之者。然而試問彼。彼於何處進午膳乎。彼夜出館舍將何之乎。彼晡食畢將何所事乎。彼於星期與聖日。果何處供其消遣乎。唯彼餘間消耗之途。足以襮其人之品格。泰半青年之蕩檢夕餐徹後。正彼從容墮落之時。而在多數奮身上達之青年。嬰榮名以去者。則在惜取午夜餘光。以攻以讀。庸有時羣從朋處。是必其益智而迪良者也。故吾人掬誠惆以普告青年。亦願善用此餘間而已。戒之哉。日之夕矣。正爾青年之生涯危機一髮之時也。

昔者羅馬當其導民於勤勉也。國莫强焉。及夫藉戰勝之餘威。子女玉帛。㫄略無算。使其市民舍苦力以嬉。當是時也。羅馬之光榮。乃日趨於黯。傷風敗俗之事。乙乙然自縱惰中抽繹而出。以玷辱此莊嚴巍巍之城。而國遂不國矣。

勤勉殆爲英吉利民德之骨幹。此無可疑也。以彼區區之島國。而其民能使環球之上。人跡所至。莫不尊之者。亦唯賴此勤勉而已。即在吾邦。儼然號爲世界之工業國者。亦唯賴此勤勉而已。

Industry is one of the best antidotes to crime. As the old proverb has it, "An idle brain is the devil's workshop," for by doing nothing we learn to do ill. The man who does not work, and thinks himself above it, is to pitied as well as condemned. Nothing can be worse than active ignorance and indulged luxury. Self-indulgence saps the foundation of morals, destroys the vigor of manhood, and breeds evils taht nothing but death can blot out.

No one is very anxious about a young man while he is busy in useful work. But where does he eat his lunch at noon? Where does he go when he leaves his boarding-house at night? What does he do after supper? Where does he spend his Sundays and holidays? The way uses his spare moments reveals his character. The great majority of youth who go to the bad are ruined after supper. Most of those who climb upward to honor and fame devote their evenings to study or work, or to the society of the wise and good. The right use of these leisure hours, we would cordially recommend to every youth. Each evening is a crisis in the career of a young man.

Rome was a mighty nation while industry led her people, but when he great conquest of wealth and slaves placed her citizens above the necessity of labor, that moment her glory began to fade; vice and corruption induced by idleness, doomed the proud city to an ignominious overthrow.

There can be no doubt that idustry has been the backbone of the English character. By it her people have made their island respected all over the habitable globe. By industry our own land has come to be recogized as the workshop of the world.

德意志帝國著有定例。凡皇族少年親貴。均令執一藝。規定學藝時期。以能善自工作爲度。誠以世變無常。未來之事。渺不可測。爲人生自立計。則自儲貳以至親王。是宜令其具有自食其力之能。以求生存於大地也。似此良法。舉世所應則傚矣。賢哉猶太民族。猶固守其先訓。謂少年無論貴賤貧富。皆應服習職業也。

佛蘭克林有言。『彼有一藝者。卽恆產也。』夫勞働事業。無論常人卑視。雅不欲爲。而自識者觀之。彼勞働者。可。欽。崇。之。事。業。也。其。高。義。雖。若。不。豐。而。所。獲。之。令。名。則無。時。或。絀。勞。働。無。可。恥。也。而。亦。無。物。可。恥。之。惟。彼。一。不。事。事。之。人。或。不。操。勞。而。常。覬。貴。輕。精。厚。者。致。足。恥。耳。吾人寧任浮夸氣盛之少年。恥其手杖。恥其羔革之掌衣。而決不欲勞働者恥其胼胝之手也。古諺有云。『彼徒襲大家風采者。置之於市。价籮不得斗麥耳。』

有安多佛之南方學生某者。嘗被嚴譴。譴辭雖刻而甚當。先是某生購有木料若干。乃走謁其師司徒亞特教授。就詢將使誰鋸之。教授語之曰。『吾雖不居鋸工之列。吾將親爲子鋸之。』教授此類之教訓。直深印其徒之心坎。吾人深冀此少年能領會也。

It is rule in the imperial family of Germany that every young man shall learn a trade, going through a regular apprenticeship till he is able to do good journey-work. This is required because, in the event of unforeseen changes, it is deemed necessary to a manly independence that the heir apparent, or a prince of the blood, should be conscious of ability of making his own way in the world. This is an honorable custom, worthy of universal imitation. The Jews also wisely held the maxim that every youth, whatever his position in life, should learn some trade.

Franklin says, "He that hath a trade hath an estate." Work, however looked down upon by people who cannot perform it, is an honorable thing; it may not be very profitable, but honorable it always is, and there is nothing to be ashamed of about it. The man who has reason to be ashamed is the one who does nothing, or is always on the looking for an easy berth with good pay and no work. Let the young man whose conceit greatly exceeds his brains, be ashamed of his cane and kid gloves; but never let a man who works be ashamed of his hard hands. There is an old proverb which says, "Mere gentility sent to market, won't buy a peck of oats."

A keen but well deserved rebuke was once administered to a Southern student at Andover who had bought some wood, and who then went to Professor Stuart to learn whom he could get to saw it. "I am out of a job of that kind," said Mr. Stuart; "I will saw it myself". It is to be hoped that the young man learned the lesson which his teacher thus sought to impress upon his mind.

柯乃力萬達璧

或問於柯乃力萬達璧曰。『營業成功之奧秘何也。』答曰。『奧秘耶。彼無所謂奧秘也。汝唯舉汝所爲。搏精凝神。以赴爾事業。奮力進取而已。』

今者設有人焉。而取法萬達璧氏之教也。是宜稔乃事。詣乃心。嗇乃費。以訖於否去泰來而後已。下述萬達璧氏軼事數則。可借鑒焉。

當千八百六年。有舟擱淺於生的何克間。柯乃力之父。方任移徙船貨之役。乃命其子與三役工。駕三車六馬。運貨過沙洲。而致之小艇。時柯乃力年纔十二也。運貨事畢。柯子乃返歸途。囊中僅貯少許旋資。且距家復遙遠。既經長程。度越吉塞沙漠。泊抵南亞波。彼乃憂愁無計載車馬渡過司塔頓島。蓋囊金已揮霍將罄。不足供渡車馬之費也。無已。乃往見逆旅主人。告以情。且與約曰。『儻公能賚吾儕使渡者。我當留一馬爲質、行如四十八時內。我不以金六圓償公者。則請取此馬。』主人視其炯炯雙眸。不覺應曰。『吾願爲之。』未幾此馬果贖歸云。

Cornelius Vanderbilt.

"What is the secret of success in business?" asked a friend of Cornelius Vanderbilt. "Secret! there is no secret about it," replied the commodore; "all you have to do is to attend to your business and go ahead."

If you would adopt Vanderbilt's method, know your business, attend to it, and keep down expenses until your fortune is safe from business perils. Note the following incidents in his career: In the year 1806, when about twelve years of age, Cornelius was sent by his father, who was removing the cargo from a vessel stranded near Sandy Hook, with three wagons, six horses, and three men, to carry the cargo across a sandbar to the lighters.

When the work was finished, he started, with but a few dollars in his pocket, to travel a long distance home over the Jersey sands, and at length reached South Amboy. He was anxious to get his teams ferried over to Staten Island, and as the money at his disposal was not sufficient for the purpose, he went to an innkeeper, explained the situation and said, "If you will put us across, I'll leave with you one of my horses in pawn, and if I don't send you back six dollars within forty-eight hours you may keep the horse." "I'll do it," said the innkeeper, as he looked into the bright honest eyes of the boy. The horse was soon redeemed.

千八百十年春。彼浮海之興勃發。乃請於其母。乞假金百圓備舟。母曰。『兒乎。此月之二十七日。汝十六歲矣。設彼時汝能耕耘播種此八畝之地者。吾將貸汝以金。』『此田殊荒蕪磽确。而彼竟能如期卒事。彼是後鉅萬之富。實植基於此肇端甚微之日。彼嘗終夜治事。晝復不去其職。故能於紐約港早獲絕佳事業也。

千八百十三年。是時邦人士。逆料英艦將攻紐約。紐約舟人爭投標承載軍實。送環港諸營。標價乃極廉。以得榜者。例許蠲免軍役也。獨柯乃力不與於是役。其父問曰。『汝曷不往投標。』答曰。『是何益。若輩廑以半貨為之。此胡得而辦者。』其父曰。『雖然。試為之何害。』於是柯乃力勉徇父意。乃往投標。訂貨得其平。初不以此望獲。故當揭曉。彼竟未往探也。洎至同輩喪氣而還。彼乃往兵站詢問。疇能如約者。站官答曰。『然。茲事已定矣。柯乃力萬達璧其人也。』語既。見此少年形色若不勝驚異者。乃復詰之曰。『汝豈即其人邪。』對曰。『余名實柯乃力萬達璧也。』站官曰。『善。汝知吾儕所以與汝訂約之意乎。吾儕惟求事之得辦。而知汝能辦之者也。』

由是以觀品行足以孳信用。而品行止於勤勉。猶宮室之止於其址礎也。

In the spring of 1810, he applied to his mother for a loan of one hundred dollars with which to buy a boat, having imbibed a strong liking for the sea. Her answer was, "My son, on the twenty-seventh of this month you will be sixteen years old. If, by that time, you will plow, harrow, and plant with corn the eight acre lot, I will advance you the money." The field was rough and stony, but the work was done in time, and well done. From this small beginning Cornelius Vanderbilt laid the foundation of a colossal fortune. He would often work all night; and, as he was never absent from his post by day, he soon had the best business in New York harbor.

In 1813, when it was expected that New York would be attacked by British ships, all the boatmen, except Cornelius, put in bids to convey provisions to the military posts around New York, naming extremely low rates, as the contractor would be exempted from military duty. "Why don't you send in a bid?" asked his father. "Of what use?" replied young Vanderbilt; "they are offering to do the work at half price. It can't be done at such rates." "Well," said his father, "it can do no harm to try for it." So, to please his father, but with no hope of success, Cornelius made an offer fair to both sides, but did not go to hear the award. When his companions had all returned with long faces, he went to the commissary's office and asked if the contract had boen given. "Oh, yes," was the reply; "that business in settled. Cornelius Vanderbilt is the man. What?" he asked, seeing that the youth was apparently thunderstruck, "is it you?" "My name is Cornelius Vanderbilt," said the boatman. "Well," said the commissionary, "don't you know why we have given the contract to you? Why, it is because we want this business done, and we know you'll do it."

Here we see how charaster begets confidence, and how charater rests upon industry as the house rests upon its foundation.

德國青年團

謝鴻

一、德國青年團之源起

青年教育云者。非指學校教育而言。乃就社會教育而言也。蓋在歐美各國。今日之青年教育。已非單純教育學上之問題。而爲與國運有關之實際問題。此種觀念之發生。迫於國難。起一種恐怖心。由是一般國民。受非常刺激。其結果。遂合力圖青年社會教育之發達。說者謂英俄兩國從事於青年社會教育者。激於俄日戰爭及南非戰爭後之警覺。豈不然哉。德國自先世受拿破侖一世蹂躪。國人茹苦忍痛。專事青年教養。以爲復仇之準備。厥後普奧及普法兩次戰爭。雖獲勝利。尤恐國人因此而生惰氣。全國上下。從事青年教育益力。此次聯合奧國與四協約國宣戰。迄今已逾一載。強敵如英法俄意。始終不能入其國境一步。通國人口不過七千萬。男子約居半數。而出征之額兵及補充兵之數。在七百萬以上。合以前死傷俘虜。及最近所徵自十七歲至五十二歲之志願兵計之。其總數達於千萬。國民意氣之盛。可謂橫絕一時。實際德國之強。不在軍容之盛。由於國家之基礎鞏固。舉國人民。復能貫徹青年德意志主義。盡其所有智力能力財力。以供國家犧牲。有此精神。乃有今日之戰績。飲水思源。謂非青年社會教育之賜。不得也。

二、青年團之統一計畫

德國近來教育。受法國鼓勵者居多。因法國對於國內青年施軍事教育。而生對抗之心。徵諸國防會及

青年德意志會之設置可知也。外此關係教育會之青年團體、亦復不少。其指導之任、大率責諸附近防營之將佐。惟其教育方法、有偏重軍事之傾向。國人頗有責言。於是政府知青年教育任各團體之各自行動、易生流弊。遂籌統一方法。其教育目的。不偏重體育。保持中庸之度。養成有堅強體力與強毅精神之健全國民。所謂德意魂是也。遂於一千九百十一年。以統一各團體為目的。組織『青年德意志團』。其趣旨略謂『青年教育、宜謀身心健全。使之守規律。重公德。養成富於敬神心及愛國心之國民。為第一要義。青年之父母及社會各方面之人。當協力匡助。始能達其目的。凡黨派、軍部、教會、實業家、尤當執中立態度。不偏於一面。始能達協同匡助之目的。此布告一出、舉國人民。不論若何階級。均進而補助青年教育。至今日遂養成堅強勤勉而重規律之國民性也。

三、青年團之教育方法

德國統一青年團之計畫既成。設本部於柏林。以皇太子為總理。戈爾將軍為會長。各聯邦均以國王及世子為支部理事。凡各地方青年團之事業。不受本部之拘束。惟其主義及進行方針。不得有背於前項布告之宗旨。其經費受政府補助。若普魯士、巴伐利亞之陸軍部。更與以特別之便宜。現今此種團體之設置。在一萬以上。其會員之多。更不可勝紀。指導之責。率以軍營將佐當之。遊歷德國各地方。星期日見有多數少年。服裝不一。荷木鎗。軍營將佐隨其後。於野外仿設野營。或於森林中遊戲者。青年團團員也。德國有斯鐵青一市。其地毗連俄境。為國家防營之駐札地。青年團團員均為自十三歲至十八歲之青年。其教育方法。以體操、遊戲、旅行、及模倣軍營野操。增長其體力。復時開講演會於附近學校。貫輸常識。

以補助其智識之不足、遇軍營大操及舉行紀念時。特許參觀。激起其名譽向上之心。平時一團分五隊由該地防營之將佐指導一切。此雖就斯鐵青一隅而言。舉一反三。全國青年團之教育方法。大率類此。至無軍隊駐札之地。地方之青年團。以本村有名望之人。及學校教員指導之。然在德國此等人又多為退伍之將佐也。總之德國青年團之精神所在。就一地方而論。以養成勤勉簡約。能獨立生活為宗旨。市府稍大者。率以小學校之所在地為標準。區分市街。各區內凡達於徵兵年齡之青年。施以教育。務使其思想行為。不致放逸。所有工人、傭工、學徒。多利用星期日及休暇日或夜間。加職業上之教育。又或利用小學校。設特別學校以教育之。此種學校。德人稱為第一勤勞學校。若軍隊則稱為第二學校。青年團本部會長戈爾將軍。嘗語人曰。政府知我國青年團因風俗習尚易趨於軍事的訓練。只求。體力。精神。強健。成為。守規律之。勤勉國民。並按各人所習之職業。使之發展。俾與其他之國民角勝。決非使青年。盡為軍人。觀此欲謀青年社會教育者。可知所擇矣。

一人之利害即一國之利害　（克希典）

青年英文學叢書

▲絕島日記

達利兒牒花(Daniel Defoe)氏。英國最著名散文大家之一也。其所著飛濱孫絕島漂流記。闡發英人冒險之特性。我國學者亦久已知之。本編所收。即飛濱孫二十八年間棲栖孤島中一年之日記也。其內容如何。無俟贅言。惟其用筆精細。而又自然。誠日記中最上之模範也。

▲金色王

是書為英國最有名之小說家。近世所稱為心理小說鼻祖納雜里兒好倍(Nathaniel Howthorne)氏所著。藉希臘之古談。諷崇拜黃金之愚陋。其筆致之妙。寓意之深。非一言所能罄。

▲小人國遊記

是書與飛濱孫漂流記、舟人辛八、為航海小說之三奇書。然漂流記敘述英人冒險與商業之特性。舟人辛八則想像奇特。而是書則著意新穎。優於諷刺。三書皆各有所長。此書著者司維夫特(Swift)氏。十八世紀散文全盛時代最有名之大家也。

▲偉里市商人

是書為世界文學爺王、所稱為(萬魂詩人)索士比亞(Shakspeare)氏所作。最膾傳於世者也。散文大家查兒斯、納門。為青年研究之便利計。因敘述其概略。則此書之價值可想矣。

▲三美姬

著者為華盛頓、二尹(Washington Irving)氏、新世界最初之文豪也。以著斯克奇書著名。而此則其所著阿爾哈潘納中之一篇。書中敘述古納達之左利王濮罕默德、與其妃之逸事。事跡奇妙。筆致優美。讀者每每不忍釋手。

歐洲七女傑

陳獨秀

居恆以爲男子輕視女流每藉口於女子智能之薄弱猶之政府蹂躪民權每藉口於人民程之不足此皆蔽於一時之幻象而未嘗深求其本質也其本質於何證之歐洲紀載所傳女流之事業吾儕鬚眉對之能毋汗顏乎爰錄其膾炙人口者七人以爲吾青年女同胞之觀感焉

奈廷格爾 Florence Nightingale. 生於一八二〇年卒於一九一一年 英人也兒時即好取偶人作臥病狀戲爲醫治長不適人習醫術且壹意看護病人之法且游學德意志半年復赴法京學於某看護院盡得其術歸英後即於倫敦組織看護婦會一八五四年俄土戰起奈氏遂率同志女流三十七人赴黑海任看護傷兵之役活英法戰士無算時年三十有四積勞致疾衆促作歸計氏不納治事如初戰罷回京迎者空巷相與醵金創立軍醫講習院及軍用看護會自黑海之役奈氏創陣前看護之法其後戰役輒仿行之氏恆與焉一八六四年美國紅十字會因以成立今日規模浩大開其基者一英年獨身女流奈廷格爾也

蘇菲亞 Sophie Perovskaia. 生於一八五三年卒於一八八一年 俄羅斯虛無黨人也年十七接交虛無黨某父怒禁之出逃求學益堅其爲人類犧牲之信念任小學校教師充看護人無往而不以鼓吹革命爲已任禍福非所計也一八七三年被捕旋釋然自此遂爲警吏所監察後五年以黨案入獄判流罪脫於中途一八七九年謀炸俄帝於莫斯科未遂又一年以炸斃俄帝亞歷山大二世被戮時年二十有九

貞德 Jeanne D. arc. 生於一四一二年卒於一四三一年 法蘭西愛國者也幼時英法方事戰爭貞德即懷愛國之志託神意謂見空中

明光有神人告之曰『貞德往救王恢復其國土』遂自負奉神命備刀馬偕數人見王以解奧良城圍自任久困之法軍得此驚奮乘英兵驕懈一擊潰之連下數城後墜馬被擒英軍生焚之年猶未及笄也。

居禮。Marie Curie. 生於一八六〇年 法蘭西人也曾卒業於巴黎大學物理科年二十九於歸居博士共肄力於『類電母』之發明類電母者堅質不滅之光能徹物體如x光然以此被舉為女博士一九〇六年夫亡氏遂代為巴黎大學類電母科教授女子為大學教授者自居氏始。

羅月。Clemence Royer. 生於一八〇三年卒於一九〇二年 法蘭西人也幼習博物哲學於瑞士年三十為瑞士某女學論理學及哲學教授又任某經濟學報記者其著作『論稅』『天文史』『道德公例』『哲學概略』諸書盛為學界所推重。

米雪兒。Louise Michel. 生於一八三六年卒於一九〇六年 初為小學教員後研求社會問題以政治犯被放於澳洲一八八〇年歸巴黎鼓吹極端社會主義甚烈以率眾威脅政府禁錮二年釋後布其道於亞耳白山中嚴冬以寒疾終其著述有『民女』『公民』『困苦』『新年』『被侮者』『人類之微生物』數種行世。

羅蘭夫人。Marie Rolland. 生於一七五四年卒於一七九三年 少好學喜讀盧梭之書遂抱澄清之志年二十一適羅氏少其夫二十歲其時法國革命風潮漸劇羅氏夫婦相攜由里昂至巴黎民黨知名之士多會其家商榷國計明年羅氏親任內務大臣頗得夫人內助民黨旋分溫和激急二派羅氏為溫和黨首與激急之山嶽黨不相能共和告成山嶽黨逞其狂熱悉鋤王黨幷及溫和黨人羅氏被刺斃夫人兩次入獄卒以通謀叛徒之僞證宣告死罪臨刑仰見斷頭臺上自由神像嘆曰『自由自由汝為人假借以行惡也』此言傳誦於今西俗行刑後男先女慮其怯懼也羅蘭夫人見同刑男子多有畏色請易其次雖臨難猶不改其常度也。

近世思想中之科學精神

The Scientific Spirit in Modern Thought.

英國赫胥黎。Huxley 近代生物學大家也。生於一八二五年。卒於一八九五年。所著天演論。侯官嚴氏曾譯爲華言。風行中土。斯篇乃鈔自其所著 "Lay Sermon" 中之 "On the advisableness of improving natural knowledge" 者也。劉叔雅識。

1. This time two hundred years ago—in the beginning of January, 1666—those of our forefathers who inhabited this great and ancient city [1] took breath [2] between the shocks of two fearful calamities: one not quite past, although its fury had abated; the other to come. [3]

一、去今二百年前。當千六百六十六年正月之初旬。吾儕祖宗之居此古大城者。生息於二大災害之間。其一之淫威雖過。猶未甚遠。其他則方來者也。

2. Within a few yards of the very spot on which we are assembled, so the tradition runs, that painful and deadly malady, the plague, appeared in the latter months of 1664; and, though no new visitor [4] smote the people of England, and especially of her capital, with a violence unknown before, in the course of the following year. The hand of a master [5] has pictured what happened in those dismal months; and in that truest of fictions, The History of the Plague Year, Defoe [6] shows Death, [7] with every accompaniment of pain and terror, stalking through the narrow streets of old London, and changing their busy hum [8] into a silence broken only by the wailing of the mourners of fifty thousand dead; by the woful denunciations and mad prayers of fanatics; and by the madder yells of despairing profligates. [9]

二、傳聞卽在吾儕今所聚處數步之內。彼痛疫之慘禍。發現於一六六四年之末。疫癘爲災。雖非創見。然此度之酷烈。實從來所未有。禍我英倫人民。而於倫敦特甚。直至次年猶未已焉。小說家戴福。於其所著最翔實之小說「大疫紀」中。運其妙筆。描寫此數月間之情狀。其記「死亡」曰。「死亡」携其伴侶痛苦恐怖。躩徐步倫敦狹隘之街衢。使平昔之喧閙。化爲沉寂。所聞者惟五萬死人之喪者之哭聲。發狂者淒愴之呼聲。祈禱聲。與夫絕望之餘而自暴者之狂號而已。

(註) 1. 指英京倫敦 2. 生息 3. The other to come = The other calamidy is to come. 4. 直譯當作「雖非生客」意譯作「雖非創見」 5. 大家之手筆。 6. Daniel Defoe (1661?--1731) 卽著魯賓生漂流記者

也。7. 此 Death 之用法在修辭學謂之 Personification. 擬之爲人者也。8. 倫敦市中之喧聲 9. 此 Profligates 不作無賴解乃謂絕望之餘而自暴自棄者也

3. But, about this time[1] in 1666, the death-rate had sunk to nearly its ordinary amount; a case of plague occurred only here and there, and the richer citizens who had flown from the pest had returned to their dwellings. The remnant of the people began to toil at the accustomed round [2]. of duty or of pleasure; and the stream of city life bid fair [3]. to flow back along its old bed, with renewed and uninterrupted vigor.

三、然自千六百六十六年正月。死亡率減至其常度。病疫者不過往往有之而已。避疫他徙之富民。皆返其居。孑遺之民。復安其業。服務行樂如常。都會生活之潮流。以方興之勢。呈復其故道之觀矣。

4. The newly kindled hope was deceitful. The great plague indeed, returned no more; but what it had done for the Londoners, the great fire, which broke out in the autumn of 1666, did for London; and, in September of that year, a heap of ashes and the indestructible energy of the people were all that remained of the glory of five sixths of the city within the walls [4].

四、然曇花一現。新興之希望復歸泡影矣。大疫誠不至再發。然千六百六十六年秋。復有大火。其所以禍倫敦者。猶之大疫也。其年九月。此壁壘森嚴光輝爛然之城。毀其六分之五。所餘者唯灰燼焦土。與其市民不折不撓之氣而已。

5. Our forefathers had their own ways of accounting for [5]. each of these calamities. They submitted to the plague in humility and in penitence, for they believed it to be the judgment of God. But towards the fire they were furiously indignant, interpreting it as the effect of the malice of man, as the work of the Republicans, or of the Papists, according as their prepossessions ran in favor of loyalty or of Puritanism. [6].

五、吾輩祖宗之解釋此等災難也。自持其特別之意見焉。彼等信此疫乃上帝之裁判。故自懺悔而謹服從之。然於大火則甚憤恨。以其起於人之不仁也。彼輩之見。偏於忠君或清教徒派。故疑火爲共和黨或舊教徒所縱也。

(註) 1. 指正月 2. The accustomed round &c. 如常 3. 有望。4. The city within the walls = London, 蓋古代倫敦固有城垣也。5. 解釋。說明。6. Their prepossessions ran......of Puritanism. 彼等之偏見傾於忠君及清教徒主義。

6. It would, I fancy, have fared but ill [1]. with one who, standing where I now stand, in what was then a thickly peopled and fashionable part

六、惟吾思設有人焉。立於當時人口最多最繁盛之區。即吾今日所立處。以

of London, should have broached to our ancestors the doctrine which I now propound to you—that all their hypotheses were alike wrong; that the plague was no more, in their sense, Divine judgment, than the fire was the work of any political, or of any religious, sect; but that they were themselves the authors of both plague and fire, and that they must look to themselves to prevent the recurrence of calamities, to all appearance [2] so peculiary beyond the reach of human control—so evidently the result of the wrath of God or of the craft and subtlety of an enemy [3]. . . .

7. Some twenty years before the outbreak of the plague, a few calm and thoughtful students banded themselves together for the purpose, as they phrased it, of "improving natural knowledge." The ends they proposed to attain cannot be stated more clearly than in the words of one of the founders of the organization: "Our business was (precluding matters of theology and state affairs) to discourse and consider of philosophical enquiries, and such as related thereunto:—as Physick, [4] Anatomy, Geometry, Astronomy, Navigation, Staticks, Magneticks, Chymicks, Mechanicks, and Natural Experiments; with the state of these studies and their cultivation at home and abroad. We then discoursed of the circulation of the blood, the valves in the veins, the venae lactae, [5] the lymphatic vessels, the Copernican [7] hypothesis, the nature of comets and new stars, the satellites of Jupiter, the oval shape (as it then appeared) of Saturn, the spots on the sun and its turning on its own axis, the inequalities and selenography [8] of the moon, the several phases of Venus and Mercury, the improvement of telescopes

吾今日向公等所陳述之理。告吾輩之祖宗。謂彼等之說盡妄。謂大疫非上帝之裁判。猶大火之非某政治宗教之黨派所爲。謂火疫二者皆彼等所自造成。謂彼由各方面觀察。皆非人力所可得施。而顯爲天神之震怒。敵人之陰謀。如斯二鉅災者。當自留意以防其復發。則人將斥其汚瀆天神也。

七、 距大疫之發生約二十年前。二三靜慮深思之士。結爲一社。以謀自然知識之進步相號召。諸公結社之目的。一發起人。道之至爲明晰。其言曰。『吾黨之事業。(除卻神學與國事)在於論究哲學之探討。如物理、解剖、幾何、天文、航海、統計、磁氣、化學、機械、及自然界諸實驗。皆在所研求。傍及國內外治學之情狀。吾葷於血液之循環。血管之瓣。乳糜管。淋巴管。歌白尼氏說。彗星與新發見諸星之性質。木星之衛星。土星之爲橢圓形。(當時見其如此)太陽面上之斑與其自轉。月面之不平均及月體學。金星水星之諸現像。遠鏡之改善。及磨玻璃爲鏡之法。空氣之重量。可否有眞空。自然界惡之

and grinding of glasses for that purpose, the weight of air, the possibility or impossibility of vacuities and nature's abhorrence there of, [8]. the Torricellian [10]. experiment in quicksilver, the descent of heavy bodies and the degree of acceleration therein, with divers other things of like nature, some of which were then but new discoveries, and others not so generally known and embraced as now they are; with other things appertaining to what hath been called the new Philosophy, which, from the times of Galileo [11]. at Florence, and Sir Francis Bacon [12] (Lord Verulam) in England, hath been much cultivated in Italy, France, Germany, and other parts abroad, as well as with us in England." The learned Dr. Wallis, writing in 1696, narrates, in these words, what happened half a century before, or about 1645. The associates met at Oxford, in the rooms of Dr. Wilkins, who was destined to become a bishop; and subsequently coming together in London, they attracted the notice of the king. . . . . .

否。陀力士理氏之實驗水銀。重物之下降。與其下降之速度。及其他凡百類此之事物。皆研究之。其中數者在當時猶爲新發明。其他亦未爲世所熟知承認如今日也。又英倫之倍根。弗羅連斯之伽理尼以還。意大利法蘭西德意志及吾英倫。有稱新哲學者。學子競研究之。凡關於此者亦在吾儕所研求者之列也』。此宿學瓦利斯博士於千六百九十六年所著。記其前半稘事之文也。諸社友集會於阿格斯佛之威爾金博士家。博士乃定爲監督牧師者也。其後相將入倫敦。遂動國王之聽矣。

(註) 1. Have fared but ill—but = only, fared ill = happed ill. 2. To all appearance = 由各方面觀之 3. Enemy 謂共和黨及其黨徒。 4. Physick, Staticks; Magneticks, etc 當日之綴字法如是 5. Venoe lacteoe 乳糜管 6. Lymphatic vessels 淋巴管 7. Nikolaus Copernicus (1473—1543) 波蘭之天文學家首倡太陽居中地球旋行之說者 8. Selenography. 月體學 descriplon of the moon, 9. Mature's abhorrence thereof,—thereof 當上文之 Vacuities 直譯之作自然深惡眞空，其旨即天地間無處無物質也 10. Evangelista Torricelli (1608—1647) 意大利之物理學家以實驗水銀而發明晴雨表者 11. Galileo (1564—1642) 意大利之天文家 12. Francis Bacon. (1561—1626) 英之大哲學家

8. Thus it was that the half-dozen young men, studious of the "New Philosophy," who met in one another's lodgings in Oxford or in London, in the middle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grew in numerical and in real strength, until, in its latter

八、 於是彼好新哲學之六青年。在阿格斯佛或倫敦。互相集會於其寓所。當十七稘中葉。人數實力皆

part, the "Royal Society for the Improvement of Natural Knowledge" had already become famous; and had acquired a claim upon the veneration of Englishmen, which it has ever since retained, as the principal focus of scientific activity in our islands, and the chief champion of the cause it was formed to support.

9. It was by the aid of the Royal Society that Newton published his Principia[1]. If all the books in the world except the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were destroyed, it is safe to say that the foundations of physical science would remain unshaken, and that the vast intellectual progress of the last two centuries would be largely, though incompletely, recorded. Nor have any signs of halting or of decrepitude manifested themselves in our own times. As in Dr. Wallis's days, so in these, "our business is, precluding theology and state affairs, to discourse and consider of Philosophical enquiries." But our "Mathematick" is one which Newton would have to go to school to learn; our "Staticks, Mechanicks, Chymicks, and Natural Experiments" constitute a mass of Physical and chemical knowledge, a glimpse at which would compensate Galileo for the doings of a score of inquisitorial cardinals;[2] our "Physick" and "Anatomy" have embraced such infinite varieties of being, have laid open such new worlds in time and space, have grappled, not unsuccessfully, with such complex problems, that the eyes of Vesalius[3] and of Harvey[4] might be dazzled by the sight of the tree that has grown out of their grain of mustard seed.

大增。至其末葉。彼「自然知識共進會」已聲譽隆起。得國人之崇敬。視爲吾邦學術之中樞。羣流之冠冕。其令名直至今日保持弗墜也。

九、 牛頓之得刋行其傑作「原理」一書者。由此學會助之也。縱世之一切書籍皆毀。但得此學會所刋行之「哲學紀錄」一書獨存。則物理學之基礎。絕未動搖。前二棋人智之大進步。猶得錄存其大要。此可斷言。卽吾人今日。亦不見有學術衰微之朕兆也。今之時代。亦猶瓦理斯博士之時。吾儕之事業。(除神學國事外)在於討論研究哲學之問題。惟吾人今日之數學。雖牛頓復生。猶當入校而學之。今之統計學磁氣學、化學、與自然界之實驗。實組織物理化學之知識爲一團使伽理尼再生。得一瞥之。足償其所受於宗教裁判所諸僧正之苦也。今之物理學解剖學。包含無量數之物體。開拓宇宙間無數新世界。把捉至複雜之問題。彼威撒理及哈威叚。苟睹其所有之種。竟成大木。目將爲之眩也。

(註) 1. 此書名 Philosophiae Naturalis Principia Mathematica 蓋關於物理學之數學原理者也 2. A

glimpse at which. . . . . .inquisitorial cardinalo. 昔 Goliles 倡地球公轉說宗教裁判所捕之下獄併受酷虐今荷得一瞥科學之昌明足償往日所受之苦也 3. Andreas Vesalius (1514—1564) 和蘭國人解剖學之始祖 4. William Harvey (1578—1657) 英之醫學家發明血液循環者也

10 We have learned that pestilences will only take up their abode among those who have prepared unswept and ungarnished residences for them. Their cities must have narrow, unwatered streets, foul with accumulated garbage.[1] Their houses must be ill-drained, ill-lighted, ill-ventilated. Their subjects must be ill-washed, ill-fed, ill-clothed. The London of 1665 was such a city. The cities of the East, where plague has an enduring dwelling, are such cities. We, in later times, have learned somewhat of Nature and partly obey her. Because of this partial improvement of our natural knowledge and of that fractional obedience, we have no plague; because that knowledge is still very imperfect and that obedience yet incomplete, typhus is our companion and cholera our visitor. But it is not presumptuous to express the belief that, when our knowledge is more complete and our obedience the expression of our knowledge,[2] London will count her centuries of freedom from typhus and cholera, as she now gratefully reckons her two hundred years of ignorance of that plague which swooped upon her thrice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十、今吾人已知疫癘唯卜居於不潔者之家而已。此輩所處之都會必狹隘。街衢之水必不疏通。且糞穢狼藉。其家汚水必不宣洩。光線空氣必不足。其人必不沐浴。衣食必不精潔。千六百六十五年之倫敦。卽如斯之都會也。東洋諸都會。爲疫癘所永住之鄉。亦如斯者也。輓近吾人於自然略有所知。稍服從之。因吾人自然界知識有此一端之進步。與微細之服從。而疫癘自此遂絕。惟此知識猶甚簡陋。服從亦猶未至。故傷寒霍亂之害。尙未能除。然使吾人知識更進步更完全表現之。則倫敦可以永無傷寒霍亂之災。猶之十七祺初葉。疫癘之掃蕩倫敦。屈指計之。不下三度。而今則數百年不識此物。此甚可濺信。絕非過言也。

11. Surely, there is nothing in these explanations which is not fully borne out by the facts. Surely, the principles involved in them are now admitted among the fixed beliefs of all thinking men. Surely, it is true that our countrymen are less subject to fire, famine, pestilence, and all the

一一、以上所陳。未有不可以事實証明之者也。其事實中所包括之原理。今之思想家莫不固信不移。今吾國人之罹於火災飢

evils which result from a want of command over and due anticipation of the course of Nature, than were the countrymen of Milton;[3] and health, wealth, and well being are more abundant with us than with them. But no less certainly is the difference due to the improvement of our knowledge of Nature, and the extent to which that improved knowledge has been incorporated with the household words of men, and has supplied the springs of their daily actions.[4]

餓疫癘。及其他災害之起於不能制御自然預知自然者。其數少於彌爾頓時之人。而康寧福祉。則較其時之人爲多。此多寡異同。實皆由於吾人自然界知識之進步。與施此知識於人生日用也。

(註) Garbage 本義爲動物之臟腑此則作糞穢解 2. Our obedience......our knowledge—Our obedience to nature and the expression of our knowledge is more complete 之略也 3. John Milton (1008-1674) 英之大詩人。 4. Improved knowledge has been incorporated...... their daily actions. 謂因科學進步而科學名詞化爲家常日用之語。科學遂爲日常行爲之原動力。

12. Granting for a moment, then, the truth of that which the depreciators of natural knowledge are so fond of urging, that its improvement can only add to the resources of our material civilization; admitting it to be possible that the founders of the Royal Society themselves looked for no other reward than this, I cannot confess that I was guilty of exaggeration when I hinted that to him who had the gift of distinguishing between prominent events and important events,[1] the origin of a combined effort on the part of mankind to improve natural knowledge might have loomed larger than the plague and have outshone the glare of the Fire; as a something fraught with a wealth of beneficence to mankind, in comparison with which the damage done by those ghastly evils would shrink into insignificance.

一二、彼蔑視自然界知識者。好發高論。謂其進步但有裨益於物質文明。吾今姑承其說。姑認創立此學會者。舍此無復他求。然吾謂在彼能辨別大事與要事者。必視此同心戮力以謀人類自然界知識之進步之本原。較彼大疫爲尤偉大。視其光輝較大火爲尤燦爛。其嘉惠人類者無窮。以彼大火大疫之所損害者較之。則此區區損失眞不足數。此必非過言也。

13. It is very certain that, for every victim slain by the Plague, hundreds of mankind exist,[2]

一三、每一人罹疫而死。則數百人實反賴此得生。

and find a fair share of happiness in the world, by the aid of the spinningjenny.[3] And the Great Fire, at its worst, could not have burned the supply of coal, the daily working of which, in the bowels of the earth, made possible by the steam-pump, gives rise to an amount of wealth to which the millions lost in old London are but as an old song.[4]

且藉紡績機器之力以分享世間之幸福焉。大火之害雖甚烈。然不能燒絕煤炭供給之途。每日利用汽機採掘於地下。其所開發之富源。若以古倫敦所損失之鉅億較之。殆不足道也。

14. But spinning-jenny and steam-pump are, after all, but toys, possessing an accidental value; and natural knowledge creates multitudes of more subtle contrivances, the praises of which do not happen to be sung because they are not directly convertible into instruments for creating wealth.

一四、 然紡績機與汽機畢竟玩具而已。其價值亦偶然耳。自然界知識則創造無數更精棘之計畫者也。惟未能直以之爲起富之具。故民猶未解歌頌其功也。

(註) Prominent events and important events 前者謂大疫大火。後者謂用學術以利人生也。2. For every victim . . . . . . mankind exist. 謂一人染疫而死醫生由此所得之經驗可以治愈多人也 3. Spinning-jenney, 千七百六十七年 James Hargreave 所發明紡績機器。4. Are but as an old song 不足道

15. I cannot but think that the foundations of all natural knowledge were laid when the reason of man first came face to face with the facts of Nature: when the savage first learned that the fingers of one hand are fewer than those of both; that it is shorter to cross a stream than to head[1] it; that a stone stops where it is unless it be moved, and that it drops from the hand which lets it go; that light and heat come and go with the sun; that sticks burn away in a fire; that plants and animals grow and die; that if he struck his fellow-savage a blow, he would make him angry, and perhaps get a blow in return; while if he offered him a fruit, he would please him, and perhaps receive a fish in exchange. When men had acquired this much knowledge, the outlines, rude

一五、 當人類之理性。初與自然事實相接觸之時。一切自然界知識固已植其根基矣。彼野蠻人初知一手之指。其數少於兩手渡河涉川。較捷於遠溯其源。石片不撥則不移。握於掌中。掌舒則墜。光熱與日俱來去。木片置火中則燃。動植物有生死。以梃擊人則人怒。或反擊以報之。以菓實贈人則人喜。或將以魚酬之。人苟多識此類事物。則當此之時。於數學、物理學、化學、生物學、及倫理、經濟、政治諸科。固皆已粗

though they were, of mathematics, of physics, of chemistry, of biology, of moral, economic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were sketched. Nor did the germ of religion fail when science began to bud. Listen to words which, though new, are yet three thousand years old.[2]

"When in heaven the stars about the moon
Look beautiful, when all the winds are laid
And every height comes out, and jutting peak
And valley, and the immeasurable heavens
Break open to their highest, and all the stars
Shine, and the shepherd gladdens in his heart,"

If the half-savage Greek could share our feelings thus far, it is irrational to doubt that he went further, to find, as we do, that upon that brief gladness[3] there follows a certain sorrow,[4] —the little light of awakened human intelligence shines so mere a spark amidst the abyss of the unknown and unknowable; seems so insufficient to do more than illuminate the imperfections that cannot be remedied, the aspirations that cannot be realized, of man's own nature. But in this sadness, this consciousness of the limitation of man, this sense of an open secret[5] which he cannot penetrate, lies the essence of all religion; and the attempt to embody it in the forms furnished by the intellect[6] is the origin of the higher theologies.

具其大略矣。即宗教亦與科學同時萌芽也。下所舉語句。試玩味之。此雖新譯然其思想則已三千年矣。

星辰麗中天。
燦然拱明月。
風靜萬籟寂。
羣峯如堵列。
碧天渺無際。
衆星光澄澈。
下有牧羊兒。
欣然自怡悅。

使彼草昧之希臘人。能受吾人之感想至於此度。則亦將如吾人之欣喜未終。凄愴繼至。此無可疑也。蓋此喚起人類智靈之微光。僅一現於彼不得知不可知之深淵中。益顯人性缺憾之不可得補。其所願望之不可得達而已。然此悲哀。此制限。(智識)此不可思議。即諸宗教本質之所在。而欲以智靈所賦之形式體現之者。即彼高深之神學所自起也。

(註) 1. to head上溯其源而過 2. 此希臘詩人 Hosiod 之辭也所謂 though new 者以其爲近人所譯也 3. That brief gladness 謂睹宇宙間森羅萬象而心喜 4. A certain sorrow 謂繼思宇宙之玄妙非人智所能明而自傷智靈之不完全也 5. Open secret 以目所能見之物而其秘奧又不可探求故謂之公然之秘密 6. To embody it in the forms &c.--it 指 the essence of all religion. 總謂以科學方法組織而表現之也。

16. Thus it seems impossible to imagine but

一六、 宗教學術諸知識

that th foundations of all knowledge, secular or or sacred, [1] were laid when intelligence dawned, though the superstructure remained for long ages so slight and feeble as to be compatible with the existence of almost any general view respecting the mode of governance of the universe. [2] No doubt, from the first, there were certain phenomena which, to the rudest mind, [3] presented a constancy of occurrence, [4] and suggested that a fixed order ruled, at any rate, among them. I doubt if the grossest of fetich-worshippers [5] ever imagined that a stone must have a god within it to make it fall, or that a fruit had a god within it to make it taste sweet. With regard to such matters as these, is is hardly questionable that mankind from the first took strictly positive and scientific view.

之堂搆。雖歷千載。猶甚微弱。至關於宇宙攝理。唯有其汎概之意見。然其基礎則不得謂非植於人智初放曙光之時也。自始彼野蠻人亦必見有表示因果之現象在。且知無論若何。必有一定之秩序存乎其間以爲之準則焉。竊思雖在最愚之崇拜偶像者。當亦想像石中有神。司其墜落。菓中有神。使其味甘也。如上所陳。人類蓋自始卽懷積極的科學之見地。無可疑矣。

17. But, with respect to all the less familiar occurrences which present themselves, uncultured man, no doubt, has always taken himself as the standard of comparison, as the centre and measure of the world; nor could he well avoid doing so. And finding that his apparently uncaused will has a powerful effect in giving rise to many occurrence, he naturally enough ascribed other and greater event to other and greater volitions, and came to look upon the world, all that therein is, as the product of the volitions of persons like himself, but stronger, and capable of being appeased or angered, as he himself might be soothed or irritated. Through such conceptions of the plan and working of the universe all mankind have passed, or are passing. And we may now consider what has been the effect of the improvement of natural

一七、然關於一切較高遠之事。彼不學者。常以其己身爲比較之標準。自居爲世界之中樞。裁量之尺度彼蓋不得不如此也。見其己身偶發之意志。其力足以生甚多之事件也。自以其他更大之事。歸之其他更大之意志。視宇宙間萬物。爲與己相類之大力者之意志所生。以其己身之可慰可激也。謂此大力者亦有喜怒之情焉。舉凡人類對於世界之規畫動作。莫不經過此等觀念。或尚有未能全脫者也。人之知識既達於此級。且修養自然界知識以求增加神

knowledge on the views of men who have reached this stage, and who have begun to cultivate natural knowledge with no desire but that of "increasing God's honor and bettering man's estate. 6."

之光榮。改善人之境況。此外無復他望。然則其視自然界知識進步之效果爲何如耶。今試一研究之。

(註) 1. Secular or sacred 俗與神聖卽學術與宗教之義 2. As to be compatible. . . . . of the universe. 謂關於宇宙攝理但知一斑而已。 3. The rudest mind = The savage. 4. A constancy of occurrence 謂同一原因必生同一之結果 5. The grossest of fetichworshipers 崇拜偶像中之最愚者，fetich 之義爲 a material thing, living or dead which is made the object of superstitious worship. 6. man's estate = man's condition.

18. For example; what could seem wiser, from a mere material point of view, more innocent, from a theological one, to an ancient people, than that they should learn the exact succession of the seasons, as warnings for their husbandmen; or the position of the stars, as guides to their rude navigators? But what has grown out of this search for natural knowledge of so merely useful a character? You all know the reply Astronomy, —which of all sciences has filled men's minds with general ideas of a character most foreign to their daily experience, and has more than any other, rendered it impossible for them to accept the beliefs of their fathers! Astronomy—, which tells them that this so vast and seemingly solid earth is but an atom among atoms, whirling, no man knows wither, through illimitable space; which demonstrates that what we call the peaceful heaven above us is but that space, filled by an infinitely subtle matter whose particles are seething and surging, like the waves of an angry sea; which opens up to us infinite regions where nothing is known, or ever seems to have been known, but matter and force, operating according to rigid rules; which leads us to contemplate phe-

一八、 今試舉例以明之。古人以春秋之代序。定稼穡之次第。以星辰之方位。作航海之指南。以物質之見地觀之。猶有視此更聰敏者乎。就宗教之見地觀之。猶有視此更富於天機者乎。研求如是有裨實用之自然知識。其效果若何。公等當皆能言之。此卽天文學也。天文學在諸科學中與人以無關日用之觀念。而又最足使人破除先民所傳來之信念者也。使吾人知此狀若甚堅之大地。不過爲旋轉太空無數微塵之一。吾人頂上所謂平和之穹蒼者。其實爲至精微之物質所滿布。其諸分子奔騰澎湃。有若怒濤焉。示吾人以此廣大無極不可思議之空間。唯質與力。循其定律以運行。啓迪吾人使致思於宇宙現像。以其性質考之。宇宙現像

nomena the every nature of which demonstrates that they must have an end, but the very nature of which also proves that the beginning was, to our conceptions of time, infinitely remote, and that the end as immeasurably distant.

必有其終極。然揆之吾人之時間觀念。卽此亦足証其始之遙遠無涯。猶其終之不可測度也。凡此諸端。皆天文學之敎也。

19. But it is not alone those who pursue astronomy who ask for bread and receive ideas [2]. What more harmless than the attempt to lift and distribute water by pumping it; what more absolutely and grossly utilitarian? But out of pumps grew the discussions about Nature's abhorrence of a vacuum [3]; and then it was discovered that Nature does not abhor a vacuum, that the air has weight; and that notion paved the force which produces weight is coextensive with the universe,—in short, to the theory of universal gravitation and endless force [4] while learning how to handle gases led to the discovery of oxygen, and to modern chemistry, and to the notion of the indestructibility of matter.

一九、　雖然。彼求食而得思想者。非僅研究天文學者也。世果有較以唧筒撤水爲更有利無害者乎。然由此唧筒遂生自然能容眞空與否之問題。而自然界之容眞空。與空氣之有重量。乃因以發明矣。由此以推知發生重量之力。實與宇宙並存。約言之。卽普遍重力。與勢力不滅之理。皆由此而得闡明也。吾人研究如何使用瓦斯之際。遂發明酸素。進而爲近世化學。與夫物質不滅之說。

（註）1. Impossible for them. . . . . their fathers 使彼不能信其先人之所信。2. Ask for bread and receive idea, 此句引自 Carlyle 所作 Burns 傳者也原文作 "Ask for bread and receive a stone" 喩詩人爲世所輕也今 Huxlay 更 "a stone" 爲 "idea" 意義大不同矣 3. Nature's abhorrence of a vacuum 解見前 4. Universal gravitation and endless force. 重力之於宇宙無所不在故謂之普遍重力，力者絕不消滅故謂之無窮力也。

20. Again, what simpler, or more absolutely practical, than the attempt to keep the axle of a wheel from heating when the wheel turns round very fast? How useful for carters and gig-drivers to know something about this; and how good were it, if any ingenious person would find out the cause of such phenomena, and thence educe a general remedy for them! Such an ingenious person was Count Rumford; and he and his successors have

二十、　又當車輪廻轉極速。求防其軸生熱之方法。事之簡單而又全屬實用。寧復有過於此者耶。御車者能略解此。其益何限。苟有機巧之士。能明其所以生熱之故。因以推得防熱之方。寧不大佳。而孫姆佛伯爵卽其人也。伯爵與其

landed us[2] in the theory of the persistence, or indestructibility, of force. And in the infinitely minute, as in the infinitely, great, the seekers after natural knowledge, of the kinds called physical and chemical, have everywhere found a definite order and succession of events which seem never to be infringed;

21. And how has it fared with[3] "Physick" and Anatomy? Have the anatomist, the physiologist, or the physician, whose business it has been to devote themselves assiduously to that eminently practical and direct end, the alleviation of the sufferings of mankind,—have they been able to confine their vision more absolutely to the strictly useful? I fear they are worst offenders of all[4]. For if the astronomer has set before us the infinite magnitude of space, and the practical eternity of the duration of the universe; if the physical and chemical philosophers have demonstrated the infinite minuteness of its constituent parts, and the practical eternity of matter and of force; and if both have alike proclaimed the universality of a definite and predicable order and succession of events, the workers in biology have not only accepted all these, but have added more startling theses of their own. For, as the astronomers discover in the earth no centre of the universe, but an eccentric speck, so the naturalists find man to be no centre of the living world but one amidst endless modifications of life; and as the astronomer observes the mark of practically endless time set upon the arrangements of the solar system, so the student of life finds the records of ancient forms of existence peopling the world for ages, which, in

後繼者。實示吾人以勢力不滅之理者也。彼研求自然界知識。號爲物理化學家者。小之至於秋毫。大之至於六合。皆能隨地得其一定之秩序。不易之連續焉。

二一、然物理學與解剖學則何如耶。解剖學者。生理學者。醫學者。其事業在減少人類之痛苦。蓋皆委身於最實用直接之事者也。然彼豈日先果局促於實利之一隅耶。吾恐彼殆殆破除舊思想之健將也。使天文學者以空間遠大無極。宇宙實無窮盡之理臚列吾人之前。物理化學者。說物體組織之精微。道物質與力之實無終極。又二者皆倡道宇宙間無所不有一定之秩序。不易之連續。則彼生物學者。不特盡承諸說。且將益以更足驚人之言。猶之天文學家。明地球非宇宙之中心。而爲離心之一點。彼博物學者。亦明人類非生物界之中心。而視爲生物無數變化中之一種。猶之天文學者。於太陽系之組織上。見時間無窮之徵。彼生物學者。亦得睹太古處此世界諸生物之狀態。以人類經

relation to human experience, are infinite. Furthermore, the physiologist finds life to be as dependent for its manifestation on particular molecular arrangements as any physical or chemical phenomenon; and, wherever he extends his researches, fixed order and unchanging causation reveal themselves, as plainly as in the rest of Nature...

驗徵之。此亦無窮也。又生理學者之發明生命亦猶之物理化學之現像。實起於特殊分子之配置焉。任彼探討至何地步。一定之秩序。不易之因果。實隨處表現。與在自然界他處無以異也。

(註) 1 Benjamine Thompson Rumford (1753-1814) 美國學者其爵爲英國所封 2. Landed us &c. 使吾人隸於何境，使吾人造詣至何程度。3. How has it fared with—it 乃 indefinite。fared = happend. 4 Worst offenders of all. Has done most to overthrow old established notions.

22. Such are a few of the new conceptions implanted in our minds by the improvement of natural knowledge. Men have acquired the ideas of the practically infinite extent of the universe and of its practical eternity; they are familiar with the conception that our earth is but an infinitesimal fragment of that part of the universe which can be seen; and that, nevertheless, its duration is, as compared with our standards of time, infinite. They have further acquired the idea that man is but one of innumerable forms of life now existing in the globe, and that the present existences are but the last of an immeasurable series of predecessors [1]. Moreover, every step they have made in natural knowledge has tended to extend and rivet in their minds the conception of a definite order of the universe—which is embodied in what are called, by an unhappy metaphor [2], the laws of Nature—and to narrow the range and loosen the force of men's belief in spontaneity, or in changes other than such as arise out of that difinite order itself [3].

二二、以上所陳皆自然界知識之進步所印於吾人心中之新觀念也。吾人已識上下四方古往今來之爲無窮。且知地球爲宇宙間目所得見處之一微塵。唯其期間。若以吾人之時間標準較之。則爲無窮耳。又人類者。不過圜輿上無量數生物中之一而已。且實歷無數級進化。乃成今日之狀態也。加之。自然界知識每進一步。則宇宙間爲有一定秩序之觀念益廣且堅。（此一定之秩序。現於所謂自然律者之中）且使人信無定律之心爲之弛解。其範圍爲之狹隘。於偶然之變化不復置信焉。

23. Whether these ideas are well or ill found-

二三、此等觀念。其組織

ed is not the question No one can deny that they exist, and have been the inevitable outgrowth of the improvement of natural knowledge And if so, it cannot be doubted that they are changing the form of men's most cherished and most important convictions

之良否非所問也、此等觀念之存在。與其為自然界知識之進步所不可逃免之結果。實無人能否認之。誠如是則其方事變更吾人所懷最重要之信念。決無疑義也。

(註) 1 The last of an immeasursble series of predecessors. 此 predecessors 乃以前之 existence 之義，與 present existence 相對，謂今之狀態乃經以前無數狀態始成之最後狀態也。2. unhappy metaphor. 此 unhappy = ill-chosen, incorrect. 3. Changes other than ...... difinite order itself. 一定秩序所不生之變化卽偶起之變化

The end.

君子有三惜
此生不學可惜
此日閒過可惜
此身一敗可惜
夏正夫

青年英文學叢書

▲舟人辛八

是書爲世界有名之大奇書、亞剌比亞逸語中之一篇。與漂流記小人國游記齊名。其前後航海七次之苦樂禍福。珍聞奇談。讀者有應接不暇之勢。而其想像之怪誕。殆與我國莊子同工。

▲皇子韓列特

是書爲索士比亞(Shakspeare)所著。而散文大家查兒斯納門叙其概略者。原作與摩克卑斯、禮亞王、阿謝羅三書稱爲四大悲劇。爲得所謂 Immortal Shakspeare 與世界文學界覇王之名者。以此蓋傑作中之傑作也。

▲穀離特迷宮

希臘之文學。羅馬之法律。希伯來之宗教。所稱爲歐洲近世文明之三要素。而希臘文學影響於近代之學藝思想最大。其神奇古說。皆文學繪畫雕刻之材料也。是篇及附錄阿達納姬之逸語。皆叙述此古代文明之斷片。其文明則博爾多文(Baldwin)流暢之筆也。

▲返魂鳥

是書爲丹麥文豪安遜孫(Andersen)氏所著。本篇僅收其二章。一則於滑稽中含高古之詩味。一則於悲哀中寓玄妙之神奇。讀之者莫不拍案叫絕也。

▲新世界之舊夢譚

華盛頓二尹(Washington Irving)之得名。實以著斯克齊書。故而斯克齊書之最要者。則本篇所收新世界之舊夢譚也。蓋利浦以太平無我之化身。昏睡山中者二十年。而世之變遷推移。美國獨立事業成於其間。醒後遂覺身非我有。其變化離奇。誠不可名狀。其爲世所歡迎者有由來矣。



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
羣益書社

是編爲日本法政大學第二班速成科講義撰者諸君於卒業後又多入日本各大學專門科皆能精通日文故是編之撰輯雖以講義爲底本而參攷採擇於他種著述者甚多用是取材豐富別擇精嚴且門類多至二十三種尤爲他書所莫及

整部定價
精裝十厚冊十五元
常裝三十冊十二元

▷單本價目列下◀

政治學……陳敬第編……定價五角
財政學……黃可權編……定價五角
經濟學……李佐庭編……定價四角
國法學……熊範輿編……定價六角
法學通論……陳敬第編……定價三角
行政法總各論……熊範輿編……定價九角
刑法總各論……李維鈺編……定價一元二角
獨逸監獄法……柳大謐編……定價四角
刑事訴訟法……張一鵬編……定價六角
民事訴訟法……李穆等編……定價一元五角
平時國際公法……金保康編……定價五角
戰時國際公法……金保康編……定價三角
國際私法……傅彊編……定價五角
民法……方表等編……定價二元八角
商法……姚華等編……定價二元九角



群益書社出版

日本工藤重義著

最近預算決算論

長沙易應崐譯

精裝全一册

大洋一元四角

預算決算往昔皆列爲財政學中之一段雖以日本之學術銳進亦至近數年來始有成書工藤重義氏於斯學最爲專長此書其所著也因此種著述行世絕少故本書極力網羅集材完富其立論雖以財政學爲主而常兼及於國家學務欲擴大規模使斯學獨成一科以促世人之注意

各國預算制度論

長沙李循龍譯

精裝全一册

大洋一元八角

工藤氏前著預算決算論一書於此學之理論學說臚述極爲詳備本社曾譯刊行世此本乃廣續前書而作分三編第一編預算準備上之問題第二編預算提出上之問題第三編預算議定上之問題專意敘述各國預算制度之沿革及各國預算制度之得失廣隨衆流最便參照足補前書所未備

發行所上海棋盤街

日本吉田良三著

商業簿記

長沙楊蘊三譯

精裝全一册

定價大洋九角

本書初稿。五年之間。重版至二十餘次、可謂風靡一時。此爲第二次改稿。其內容爲非常精構。較之前撰。又復迥別。著者特自於異。謂通常簿記之書。皆用貸借法解說複式。一時雖稱簡便。然學者往往不得其詳。今此書獨用歸納法。自交易要素之結合關係。而說明借貸之原理。故能條理井然。前後合通。無有隔閡之弊。學者能了解其一種交易要素結合關係。則其他數種皆自然明悉。譯者浸淫是冊。所得極深。且能以簡明之筆。寫複雜之理。尤爲斯學中難能之作。

上海棋盤街

羣益書社出版

國外大事記

記者

▲墨西哥之國事粗定

墨西哥自爹亞士變更國法。據總統之位。連任八次。專政閱三十年。國內志士。無復和平改革政治之望。遂激起千八百十一年四月之變。比年以來。革軍蠭起。國內擾攘。無有甯日。甚至爭權奪位。五總統並立。而民生凋敝。元氣剝喪。內非所問。國人追原禍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爹氏之專權竊位。有以致之。至今年七月二日。雖爹氏客死之耗。傳自巴黎。而羣情憤憤。未之或恕也。此五首領中。胡爾泰氏。原有繼任資格。因爲人詭譎不正。爹氏之死。處暗殺嫌疑之地。美政府禁之於美國。迨爹氏死狀白於世。嫌疑始釋。而聲望亦隆。前月美洲各共和國。因墨亂無已。影響及於外國僑民。特於華盛頓開會。名之曰大美利堅會議。八日。議決承認卡蘭柴政府。爲墨西哥臨時政府。比時卡氏即向大美利堅會議。担保下列五款。(一)外國僑民及本國人生命之安全。(二)信教自由。(三)除維拉及胡爾泰外。大赦政治犯。(四)復行立憲政治。(五)普通選舉。至二十一日。美國正式承認卡蘭柴爲墨西哥臨時總統。並聞美國政府。已頒布章程。禁止軍火。由美國輸入墨西哥。此項新章。對於墨國各交戰黨派。一概適用。蓋墨國新總統卡蘭柴氏。已由大美利堅會議承認。美政府此舉。即贊助卡氏設平和政府之第一步也。其他美洲拉丁族諸國之國務員。亦贊成大美利堅會議之議決案。據東京電稱。日本外部。已於十五日以前。接得大美利堅會議承認卡氏政府之通告。日政府之意。若美國與南美各國。依照該會議之議決案。承認該臨時政府。而歐州諸國。亦不反對。日本亦將踵他國之後而承認。至是風雨飄搖之墨國。國基得謂之粗定。新總統卡蘭柴。果能鑒於爹氏之專制失敗。以後一切行政。遵法制之軌道而行。墨民雖經三十年虐政。數年變亂。或從此蘇息歟。

▲葡萄牙新總統之經歷

葡國自五月下旬。經里斯波之變。皮門塔卡斯特羅之超然內閣辭職。約揮卡斯特維。起而組織民主黨內閣。當時總統亞利亞博士。不能安於其位。提出辭職書於兩院議場。以該總統屆八月五日。始爲滿職之期。特舉出布拉卡爲臨時總統。至八月六日。按法律程式選舉正式繼任總統貝爾那爾諾馬加德(B Machado)。當選於投票總數百七十九票之中。占百三十四票之大多數。可謂得一時之人望。考馬氏生平。原隸君主黨。自改入共和黨。信仰

共和之念甚摯。王政之顛覆。彼之筆舌與有力焉。學問一道。於哲學造詣極深。此外外交經驗甚富。當建設共和之始。在布拉卡第一次臨時政府。爲外交總長。新共和國得列強之正式承認者。氏之力也。千九百十二年。任駐伯剌西爾公使。伯剌西爾者。原爲葡國之殖民地。現與母國仍有密接關係。此地葡僑最多。駐劄是邦公使。在葡國外交官中爲要職。氏膺此任。其能任重可知。後轉任外交總長。去歲課斯塔內閣倒時。代之組織內閣。大赦政犯。收拾時局。至冬十二月辭職。在歐戰發生之始。歐洲謠傳葡國出兵。加入協約諸國。時兩院開會。馬氏蒞院演說。曾向英法兩國表示同情。此次被選爲正式總統。日本報紙批評。謂此乃葡人表示傾向英法之証。其說甚謬。蓋葡人舉共和主義先覺者之馬加德爲總統。實爲愛護手創之共和國家起見也。

▲波斯排除英法勢力之風潮

波斯國內之亂兆。肇自今春。至八九月之交。益趨險惡之象。在俄國勢力範圍之波斯北部。以達布利芝市爲中心。據俄國各報紙所載。雖稱建築中之達布利芝鐵路工竣後。得回復俄國勢力。但政治革命之暗潮。起於都城德黑蘭。爲德人之唆使。而土耳其人政治煽動者。又有潛入亞擇爾巴閒州（波斯北部之一州）之勢。達布利芝之民心動搖。近聞任該州總督之波斯太子。移節達布利芝。其險象可知也。九月十四日。德黑蘭俄僑電達俄都。稱在英國勢力範圍之波斯南部。與北部有同一之狀況。卽在卡古爾及亞拉斯兩處。經德國將佐訓練之民兵隊。有八千人。近有攻襲英國極少防兵駐札之遜德爾及布希爾兩處（均臨波斯灣）之謠。此等地方人心甚爲激昂。有電請皇帝及政府議會。撤退英國之防兵者。有迫脅在此地之英俄領事館及英俄銀行者。其勢洶洶。排英之風潮。日盛一日。報紙復極力爲之援助。對於英國及英國人。倡神聖運動。鬱駐西拉斯之英國副領事。爲德僑所毆。負重傷而死。九月二日。駐伊斯巴漢之英國領事顧拉哈們。乘馬運動。爲波人擊傷。此耗達英國。英人異常憤激。波斯外部大臣。因此躬詣英使署謝罪。英使馬林克。拒絕不見。德黑蘭德人。轉公然號於衆曰。於伊斯巴漢宜排除英國勢力。波斯民主黨。復往各處運動。謀抵抗英俄。九月三日。德黑蘭來電稱。波斯議會議長。訪民主黨首領及宗教界要人。促政界革命之進行。吾人推原其故。因波斯政府勢弱。無能。歐戰伊始。坐視俄軍排擠土人於北。英人任意占用波斯海灣於南。其中央鄰近美索波達米亞之好戰山民。與夫西部尚武之諸馬登族。均思排除統治其地之異族。以致自南而北。自西而東之

伊凡巴漢為運動之中心點而英俄南北之聯絡遂為之隔斷。二十一日。英外部大臣葛雷在下議院聲稱英政府已計及保護波斯之英僑而俄國早遣哥薩克兵由土耳其斯坦至阿富汗與波斯交界之畢特羊特以便與其南之英軍提手。於是波斯之時局益危。政府為大局計對於伊斯巴漢英領事被擊一事。十月十日。在德蘭倫敦兩處表示歉忱。允賠償損失搜捕凶犯。並派憲兵保護英國領事署及英國僑民。至十三日。倫敦來電云波斯使署宣稱波斯嚴守中立重辦波斯南部亂事。並設法阻止暴動復生。旋路透電社。亦得外交方面消息。稱波斯時局略有進步。波斯政府。担保維持秩序。果爾則波斯境內。尚無戰事發生也。

艱難由懶惰生
苦惱由偷安來
佛蘭克令

國內大事記

記者

▲國體問題

國體問題。自參政院仰體總統宣言內之微求公意妥善上法二語。咨請政府。以國民會議初選當選人為基礎。選出代表。開國民代表大會。決定國體。已于前月八日。由總統以告令宣布全國。十九日。參政院開會。參政王印川。臨時提出國體投票標題之問題。討論結果。決定以君主立憲四字標題。孫毓筠重言申明。務必以此四字印于票上。不宜另書共和字樣。該院即日以建議案。咨達政府。水到渠成。國體之變更與否。惟有靜待此二千代表之解決。乃不意此波平浪靜之變更國體聲中。外界忽生一大波瀾。即四公使之警告是也。緣二十九日晚。日本代理公使小幡。俄公使克羅邦慈基。英公使朱邇典。謁外部總長陸徵祥。日使首先發言。謂奉政府命。向中政府提出友誼之勸告。請轉達總統。繼問總統能否自信變更國體。可以安然實行。而無事變。日政府謀勸袁總統。將所議改變國體計畫。暫緩實行。日使語畢。復申明日政府對于公認所謂中國純粹之內政。絕無干涉之意。英俄公使。均附和日使之說。惟略加數語。意亦相同。陸總長當即答稱。彼信政府力能完全控制大局。無庸以禍變為慮。至展緩變更國體一節。政府亦未便自主。徵集民意機關。已告成立。今且舉行選舉。政府惟民意是從。若與抗逆。轉足激成事變。于是日英俄三國公使。相率辭去。比聞三國公使會商勸告時。法使亦與議。惟以候本國政府訓令之故。未能提出同式之勸告。至本月一日。外交總長謁日使。答覆日政府之勸告。略謂中政府實依據民意而決國體問題。袁總統已正式表明其個人不以為然之意。屢次電詢各省當道。能否絕對維持秩序。各省覆電。彼等可負維持治安之責。故當進行改革之際。決不致有變。中政府對于貴使勸告之友意。及不欲干涉中國內政之宣言。殊為感激。維持遠東治安。中政府與各國政府。同具此願。中政府必不稍留　力。以達此公共目的。並以同式公文。通告英俄公使。比時日英俄三國公使。即將此項覆文。電達各本國政府。逾二日。駐京法使康帶。奉到本國訓令。通知外部。聲明加入三國之警告。四日。東京電稱。日本內閣。昨夕臨時會議。其結果以中國之所答。誤解日本警告之本旨。故又電諭駐華公使。更向中國政府。質問責任之保障。與袁總統之真意。此次之質問的警告。俟日本單獨得中國之確答後。再由列國協同處置。列國俟日本之態度決定。然後協同採正式第二之手段。據此外交界所生

生波瀾。一時未能息也。

▲日本組織中日銀行之政策

日本設立中日銀行之計畫。由來久矣。中日戰後。歐洲諸國。對于我國競行經濟政策。滙豐。匯理。德華。諸銀行。相繼成立。日人創立日清銀行之說。遂以漸起。東京大坂西京諸商業會議所。首先建議。各地之商業會議所。請願繼之。遂于前清光緒二十八年冬。提出日清銀行案于第十七次議會。適國會解散。未得通過。日俄戰爭旋起。此案亦復置之。日俄媾和而後。復以設立日清銀行之建議案。提出于第二十二次議會。議員多認此案爲要圖。惟以戰後財政未復原狀。對于設立之時機。多生異議。又未見成立。然日人之希望未絕。彼明治四十三年生產調查會曾爲設立日清銀行之決議。又提出質問書于翌年第二十七次議會。停頓至今。中日銀行之謀復生。十月二十二日東京來電稱中日銀行案業已成立。資本金定爲二千萬元。募集中日兩國股份。總行設於上海。並于日本及中國各地。設立分行。二十九日東報載其組織大綱如下。（一）中日銀行之資本爲二千萬元。（二）日政府對于中日銀行助補利息。（三）日政府保證債分。（四）股東爲中日兩國人。（五）總行設于上海。（六）中日銀行。以應募中國之借款爲目的。（七）中日銀行總理之選任。先於股東中。互選候補者二名。由日政府選定其中之一名。大概與諮詢案無異。據此其中之利害。有非昔之日清銀行。所可同日語者。日前日本廿世紀月刊雜誌。曾載有一文。略謂自新約締結以來。全國上下。經營中國。均以設立金融機關。爲第一要圖。誠能得其關鍵。若就各地原有特務銀行。合力經營。籠絡華人。至爲不便。滬上中日合辦事業。如書肆紗場。以及南北商號名牌各商之隆盛。其原因。皆以華人所最嗜好之名目誘之。使彼樂於購用。如本國貨物不疑。日本欲開發中國。獨占經濟利益。必先令設立中日銀行之特權。授之於日本政府。方爲對中國根本解決。土耳其帝國銀行。英法二國資本家組織而成。發行中央銀行券。土國認爲該行特權。日本經營中國。非以英法經營土耳其不可。　由是觀之。其組織中日銀行之政策。乃爲經濟侵略之政策。以合辦之名。收獨攬之實。較之漢冶萍借款。爲尤有利。願我國人慎勿惑于經濟同盟美名之下。暗中以全國財政經濟之權。授人而不覺也。

▲中英藏事會議

西藏問題。自民國元年。中華兩國。屢次交涉。首由中國政府。與西藏聲明條件。爲懷柔達賴之計。回復封號。撤回軍隊。旋于元年八

月十二日。中英各提條件。互有辯駁。至二年六月。中英藏各代表會議于達積林。定于十月開始會議。中國政府。派陳貽範赴會議。英派馬克馬極。藏派倫取謝脫額喇。皆為全權委員。于是中政府提出七條件。英國提出六條件。西藏方面。表示藏境以前清時代所定區域為境。中政府不干涉宗教上之行政。不派遣軍隊入藏。因意見懸隔。屢經會議。不能決定。及至三年五月。漸有頭緒。大概以英國提出之條件為根據。締結十三條之草協約。已經各委員簽字。但關于中藏境界。西藏要求過寬。陳貽範未諳地理。於彼方提出之條件。未請政府之明令。即行簽字。聞此案關于地理之點。如強分察木多以內至打箭爐為內藏。察木多以西為外藏。並強以青海玉樹三十九旗。歸屬藏地。其實西藏以甯靜山為界。前清光緒末年。川藏啓釁。由政府收回三路土司。並改設州縣三十三處。皆離土司之所屬。歸州縣管轄。戶數多至三十餘萬。近該處人民。有請另新將設之三十三縣全境。設為西康省者。此三十三縣地方。屬于川省疆域之明證也。至玉樹三十九旗。毗連哈密。實青海入藏之要道。前清時代。該三十九旗。每藏納糧貢馬于西甯辦事大臣。以為常。民國成立。曾派使宣慰。且青海為番族。西藏為藏族。如風馬牛不相及。此又為青海三十九旗。不屬于西藏之明證也。近來政府以此項交涉。須早日了結。九月二十一日。總統特任顧問陳貽範。詢問種種要件。亦以為此項交涉之準備。聞政府電命駐英施使。為全權委員。定于十月中。詢往倫敦開議。並密電施使向英政府。聲明關于藏事會議者兩事。(一)歷年大吉嶺會議未決草案。只可作為參考。不得認為談判之根據。(二)本會議竣事後。由雙方將約文知會西藏。遵照無庸仿外蒙辦法三方會議云。

▲僑美華商之航業公司成立

吾國自有輪船以來。未能出國境一步。故僑商之往來與夫貨物之運輸于太平洋上者。大率乘美國太平洋郵船公司及日本輪船公司之輪船。自中日交涉以來。僑民相戒不與日本交涉。于是往來之道。惟有假手于太平洋郵船公司。乃太平洋公司。忽又以該國新訂航律。不得不宣告歇業。日本輪船公司。遂乘此機會。實行托辣斯主義。重改章程。大艙客加收船費。每客收銀幣一百圓。所帶之行李。祇限一百五十磅。過多照付貨收費。若華人團體能包立二十年合同。附該公司之船。則船位亦可照舊。僑商受此刺激。自行組織輪船公司之議。遂起。及八月二十九日。桑港華僑。乃大會于華商總會。籌議組織中國輪船公司。着手辦法。先由廣東

銀行陸潤卿。備述組織輪船公司之必要。繼有鄺祖敬、余靈、鄧晉卿、陳敦樸、劉崇溪諸人。相繼演說。均述及組織輪船公司不容或緩之意。衆皆贊成。此時選臨時職員。推定陸潤卿、鄧晉卿爲正副總理。余淡書、陳繡石、黃遜照、鄭葆森爲書記。朱裔宏、鄺祖敬、黃照業。鄺文光、雷維利爲調查員。惟際此有一種困難發生。即公司將成未成之間。吾華僑無往來運輸貨物之途。該埠華僑救國會。遂於是晚開會。由主席宣布理由。略謂太平洋郵船公司。已聲明停航。將來我華僑回國。及商界運貨往來。大受阻礙。可否變通辦理。開禁若干月。准人自由附船。各職員討論良久。均以如准開禁。于國體有礙。不如依舊實行抵制。俟華商組織輪船公司成立時。方附船回國。衆皆贊成。于是籌畫公司之進行方法益力。九月三日。舊金山來函云。此間華僑。已聯合東方華商。募集美金五百萬圓。並另儲款五十萬圓。爲臨時經費。自行設立輪船公司。派船往來舊金山與中華。籍與現在行駛之日本商船競爭。股款業于前星期內。由殷實中國僑商湊成。此等僑商。大都係六公司之人。其意欲使華商獨立于太平洋航線。而自行運貨運客也。所有派定之籌備員。已開始選擇輪船。外間已知此事。故航行大西洋之船隻。多有因此扣留。以便華僑選購者。惟領袖之華僑姓名。尚未宣布。

按六大公司之法律顧問麥納白君所云。華商組織之輪船公司。專爲利便華人而設。將來所備之船。房艙有限。惟多設散艙及貨艙。此外尚擬添置頭等船隻數艘。往來世界各國。新公司成立後。足與日本航行美國與東方間之船舶相競爭。如所需船隻一時不能覓得。即自行建造。務使及早觀成。至十月十三日。舊金山來電云。美國華僑組織之航業公司。業已成立。購定前太平洋郵船公司之中國號。載重一萬零二百噸。將于十月十六日。即前太平洋郵船公司解散之前。懸中國旗。由舊金山開赴火奴魯魯長崎小呂宋及中國各埠。該公司現正議購他船。並要求中國政府撥款補助。此固我僑商經營航業發軔之始。亦國人年來喪權辱國聲中。聞此差強人意也。

賢者不悲其身之死而憂其國之衰

（蘇老泉）

通信

記者足下。頃讀大誌。精旨名理。鈎元提要。盱衡時局。力闢新機。餉遺學者。爲益罔多矣。勤負笈津門。心焉嚮往。平日研求學理。懷疑多端。輒欲陳書請益。顧以課務纏身。未遑披述。比者有二三同志。欲於課餘之暇。略求邏輯之學。惟苦於西文程度太淺。不能直閱彼邦名著。而坊間所售此類書籍。著自中土者甚少。所有譯本。名目雜出。罔從選擇。誠恐聱牙難讀。不得真諦。則匪徒無益。徒擲駒光。且於一切研究程序。皆屬茫然。爰思足下學貫中西。蘊抱崇深。於此自有深造。其亦以可教而辱教之乎。　吳勤白

來書獎譽過實。愧無以當。邏輯之學。輸入中土。時日尚淺。其說與中土名學。印度因明學。淺深廣狹。不可并語。著自中土者。固所未聞。譯本亦屬甚少。其最著稱者。莫如侯官嚴氏所譯名學。約翰彌爾原著。爲邏輯學界空前佳作。後之作者。今尚未有以勝之。惟嚴譯署名。已失正名之旨。譯文復晦澀。不便初學。習英文二三年者。寧讀原書。不用嚴譯也。原書名 J. S. Mill's A System of Logic. 倘嫌義深文繁。不易購讀。則先取裘文氏邏輯初課 (Jevons, Elementary Lessons in Logic.) 讀之。次則讀巴蘭亭氏歸納邏輯學 (Ballantime's Inductive Logic.) 裘氏書極淺顯易讀。巴氏書則稍進矣。近代學術。俱重歸納。邏輯亦然。彌爾邏輯學。突過前人。即以此也。裘巴二書。上海伊文思館均有竟此二書。再讀彌爾之作。當可迎刃而解。能通彌爾書。則於邏輯學思過半矣。　記者

記者足下。刻於貴誌二號。得讀復言。爲述滬上法文學校。及克達二氏之學說。諄諄不倦。足見記者之熱

心教誨。僕茲有一事商榷於記者。卽望貴誌特闢介紹書報欄。以爲青年閱讀之南針。并希指示書報內容。編輯人名。出版地點。與夫代價等等。俾有志之士。得購備無數之良書報。於正業之暇。從事披覽。今日我國出版界之窳敗。可謂至矣。青年學子。偶一不愼。輒爲誨淫誨盜之說部所毒害。文字之禍人。誠有甚於毒蛇猛獸。此舉倘蒙採納。見諸實行。則造福吾黨。豈淺鮮哉。再英法德文之書報。適於我國青年之閱讀者。亦祈按期介紹。以爲通外國語者告。想亦記者所樂爲贊同者也。餘不白。　李平敬白

介紹西文書報。自爲今之要圖。記者不學無識。愧無以任之。惟重以讀者諸君之命。一俟擬定範圍。自當勉力以副尊望。罣漏舛誤之處。將不免也。至若本國出版書報。鄙人所欲評論者。間亦有之。惟舉國上下。不許吾人以言論之自由。心知之而已。莫能吐也。希足下諒之。　記者

記者足下。自楊仁山輩。提倡佛法。康有爲梁起超等。復從而讚美之。梁起超主新民叢報時。作康德學說。謂康氏說理。多同佛法。章太炎先生。亦云德國哲學者。多致力佛法。刻讀大誌。見獨秀君所著文章。均非難佛法。走甚惑焉。深幸有以敎之。佛法果爲至精深之哲學否耶。再者。近日邪說橫行。妖氣充塞。青年學子。茫茫然如墜入大海。盼諸君子。正言讜論。務使未來之主人翁。勿爲一班寡廉鮮恥之士大夫所迷惑。而喪其高尚之思想。失其高尚之人格。幸甚。餘不白。　李大魁上

恪誦來敎。啓我良多。佛法爲廣大精深之哲學。愚所素信不疑者也。第以爲人類進化。猶在中途。未敢馳想未來。以薄現在。亦猶之不敢厚古以非今。故於世界一切宗敎。悉懷尊敬之心。若夫迷信一端。謂爲圓滿。不容置議。窒思想之自由。阻人類之進化。則期期以爲未可。楊康章梁諸先生。皆吾輩

之先覺。然吾輩之信仰。不求諸自心之眞知灼見。一一盲從諸先生所云。甚非吾輩所以尊諸先生爲先覺之意也。愚之非難佛法。有精粗二義。精者何。見所爲絳紗記敍。而某君頗不以鄙見爲然。（見十號甲寅通訊）其言有云『大意謂生滅由無明。然無明果自何來。世之致疑者。自昔有之矣。從未有爲圓滿解答者。此何以故。不可解答故。今僕所申說。亦但申說此不可解答』夫以不可解答之理。而復事申說。下愚不解。當爲識者所恕。又有以信解行證之說解予惑者。愚以爲今世之人。無不欲解在信先。未解而信。其爲迷信與否不可知也。粗者何。略見本誌前號論文。吾國舊說。最尊莫如孔老。一則崇封建之禮教。尙謙讓以弱民性。一則以雌退柔弱爲教。不爲天下先。吾民冒險敢爲之風。於焉以斬。魏晉以還。佛法流入。生事日毀。民性益偸。由厭世而灰心。由灰心而消極。由消極而墮落腐敗。一切向上有爲。字曰妄想。出世無期。而世法大壞。無政府黨人所否認者。政府而已。世人駭爲怪異。不敢與近。佛徒取世界有爲法。一切否認之。其何以率民成教。其弊一也。好言護法。不惜獻媚貴人。以宏教大業。求諸天下萬惡之魁。如尊武則天爲菩薩化身之類。古今不乏其人。太炎先生嘗謂佛徒妄詆程朱。而程朱決不苟稱當王之德。齊諸孔孟。可謂知言也矣。今之人心墮落。强半由灰心偸惰而來。人無愛羣向上之心。故不恤倒行逆施。以取富貴尊顯。所謂妖氣充塞。一班寡廉鮮恥之士大夫。奉佛宏法。若錢謙益者。不且有皋皋大文。昭告海內乎。即號爲大師。而不腐敗墮落者。去不薄世法之月霞師外。玆世曾有幾人。此其弊又一也。此事說來甚長。雖萬言不能盡愚於此問題。倘不欲多論。玆因足下之問。略道梗概而已。倘不當尊意。倘望再示。以發愚昧。不盡欲言。　記者

呂君足下。來書所言。用意極佩。慮增社會消極之念。故未登載。希諒察之。我國興學。僅及十年。重以才財均乏。辦學欲求完備。實非易易。函授之法。最合今日需要。吾輩當共諒之。至於宅心非正。私利是圖。根本已殊。何從責議。所希冀者。但能繼起得人。則優勝劣敗。終難倖免。彼歐美日本之所以文化日進。不外競起研求四字。豈有奇謀異術哉。足下剛直之性。溢於字裏行間。揣其所至。必可任重致遠。願足下勉之。

記者

記者足下。前李石曾兄設立留法儉學會。並於法國文學協會內附設法文學社。現儉學會雖早解散。而彼校仍在。由舊同志另行組織。名爲法文專修學校。仍在寶昌路法蘭公學 無論程度如何。有無介紹。均可入學肄業。謹誌數語。以當介紹。庶免莘莘學子。抱向隅之歎云耳。此請著安。

黃劍花書

世界說苑

李亦民

比利時國情

比利時於拿破崙喪敗之後。以倫敦條約及維也納條約之結果。併合於荷蘭。嗣以不堪荷人苛稅及待遇不均之故。背荷而獨立。此一千八百三十年事也。翌年受列强之承認。爲永久中立之國家。其領土纔二萬九千四百五十一平方啓羅密達。人口至今尚不滿七百五十萬。以彈丸黑子之小國。工商業公然與德英法美爭雄於世界。事在人爲。固不可以其小而忽之。

比利時民族爲夫拉孟、瓦崙兩種。夫拉孟日耳曼出也。保有祖宗之遺傳性。至今猶有德意志風。瓦崙別爲拉丁之苗裔。法蘭西其同宗也。故風習與之相近。瓦人操法蘭西語。而不解他種諸言。夫拉孟人亦均習法語。能棄其固有之語言。而與法人互通情愫。此比法接近之故也。

比利時雖爲世襲王國。而主權全在人民。現行選舉法。係一千八百九十三年所改訂。所謂普通、階級制、是也(或譯爲普通複票制)凡年達二十五歲。一年以上住居同一地方之比國人民。各予一票之選舉權。其三十五歲以上之結婚者。有正當嗣子之寡婦。年納稅額五法郎以上。及有年收四十八法郎之不動產。或年有百法郎以上之利息收入者。各增加一票。有一定之學程。及一定之官吏、公吏、或教職。各增加二票。但每一人之投票。至三票而止。此法雖有階級精神。而以增加票權出之。較諸他種階級制。擯棄一部人民。不令與聞政事者。不可同日語也。選民之投票。全聽令於各政黨。非黨議提出之候補人。不能

幸得一票。故個人之選舉運動。非比利時人所知。

比利時以撮爾之地。除農田外。隨在皆使用蒸汽或電力之工廠。就中以鋼鐵機器之製造。爲民工業之主腦。每年使用工役凡三萬人。輸出日本俄羅斯及我國者。爲數不少。工事之精練。營運之熱心。爲各國人所健羨。用能於機械業爲種種之發明。裨益世界非淺。雖曰拉丁人種。富於工業性。而法律保護之周至。工業家得享種種便益。及特權。實其發展之大源也。

比國之電氣製造業。年來非常昌盛。使用職工四千五百人。資本二千五百萬法郎。大部分運銷英荷瑞典西班牙諸國。其玻璃及玻璃器具。亦爲世界市場重要之商品。製造工廠凡三十四處。每歲產額總值七千七百萬法郎。其輸出外國者。凡五千九百萬。亦云盛矣。其餘化學工廠廿九處。製燭工廠五處。製油廠四百二十五處。香皂廠一百八十七處。自來火廠十八處。造紙廠四十七處。色紙廠十二處。礦窰二百七十一處。亞鉛廠十二處。鍊銀廠四處。使用人工凡十五萬。發動馬力一萬八千匹。(除鋼鐵玻璃廠)

比國工業之興盛。既如上述。同時於商業方面。爲勇猛之進行。方一千八百六十年。全國輸出入貿易不過九萬八千六百萬法郎。一千九百十年。進至七十六萬七千二百萬法郎。千九百十二年之貿易總額。竟達一百又三萬四千七百萬。僅較英美德三國。略遜一籌耳。

比利時之王宮與審判廳

比利時王之故宮。非常樸陋。數年前從事改築。稍壯觀瞻。然亦不過尋常宮邸。無記述之價值。而用以與該國之新審判廳署建築比較。大足發吾人深省。比國新建之審判廳署。位於王宮之南端。建築工事開始

於一千八百六十六年。至八十三年。全部落成。內部之裝飾。至今尚未完備。其規模之壯麗。比國全境無其匹敵。且在十九世紀中。可稱爲世界第一之大建築。至比人所以興此大工。則以己國無歷史上有聲之建築物。用以貽榮譽於來茲。其所以不施之王宮。而施之審判廳者。乃表獨崇尙法權之意也。

滑鐵盧古戰場

一千八百十五年之滑鐵盧大戰。世界著名之事跡也。當時實際之戰場。不在滑鐵盧。而在向南二英里之之伯耳亞利安附近。滑鐵盧故爲一小村落。英德荷之聯軍總司令惠靈呑。設本營於此村落中。初無戰爭之事。伯耳亞利安。爲拿破崙主軍所在。拿翁既敗北。惠靈呑與德軍指揮官布耳霞。握手於其地。以互祝戰勝。故此地實有與滑鐵盧並傳之價値。拿翁本營之屋宇。今猶存在也。

伯耳亞利安西一英里。有名烏格蒙之民家。二層樓小屋也。向北建有照壁。英軍據之以與法軍抗。法軍出全力以謀奪取。不見成功。卒以敗衂。論當時戰跡。實以此屋爲中心。牆壁飽受彈丸。斑駁如蟲齧。至今猶保存舊態。以供游客之憑弔。烏格蒙向北一英里。有巨形之鑄獅。係以補獲之法國砲鎔鑄者。範土爲六十密達之高台。而置獅於其上。此與我國馬援之銅柱。同一用意。而迹近於秦政之鑄金。亦東西史上相映之奇蹟也。

巴黎情景

巴黎人口三百五十萬。亞於倫敦之大都府也。周圍環以高大古城壁。塞奴河貫流其中。街衢建築。悉受城壁與河流之限制。城壁以外。又皆要塞地帶。故商市民居。已無再事發展之餘地。城中歷史紀念物。關

於革命戰爭者頗多有名之寺院凡八十處各有久遠之歷史其建築物如凱旋門、及索耳奔大學、盤庭官費耳寨宮皆極壯麗。

巴黎爲富於美術之都會非柏林所能望其項背。梭布耳博物館與盧克生布耳博物館號稱貯藏美術之寶庫與倫敦古學博物館同享世界第一之榮譽塞奴河沿岸風景絕佳其他種種設施靡不富於趣致但街衢不若柏林之整齊劃一道路之清潔亦遜柏林一籌而較勝於倫敦蓋以車水馬龍之公道而使之纖塵不染平滑如鏡實不易模擬之事也。

法蘭西人之特性(二)

法蘭西人富於自由思想其趨向與德人之艱苦卓勵者不同且思想界受種種複雜之灌輸故無論對於何種學說何種事象初無始終執一之迷信種種高尚之大發明皆其思想活潑之賜也然流弊所屆卽與放任主義相鄰不能猛勇精進就如法律規則在德人眼中一字一句皆必有非常强大之效力設無效力則竟宣告廢止之不肯爲片紙之虛設法人不然每見典例發布未幾已同虛設例如義務教育德法兩國各有嚴密之規定而德人之執行此法也每達就學年齡卽對於兒童親長爲正式之通知促令如期就學設其人怠於應命則再三忠告之仍不肯應則派遣巡警拘致其兒童於學校既經就學之後無故不許缺席倘有缺席又以巡警拘致之兒童偶有傷眚疾病不能出學則遣教員就教於其家住居船舶之兒童每在一地停泊三日以上必就學於最近之學校船舶開行則教師與以相當時日之宿題俾於途中學習法人之執行不能如是嚴密也及齡無通知怠學無干涉入學之缺席更放任之。

二號正誤表

頁	行	誤	正
●今日之教育方針			
二	五	自治	自然
五	四	非根本	猶非根本
同	十五	福澤論吉	福澤諭吉
●共和國家與青年之自覺			
三	一	已發	己發
同	同	欲以圖	欲以圖
同	二	身養其欲	自養其欲
同	三	利益社會之過	利益社會之道
同	七	深盼	深盻
同	十	斯道德	新道德
●人生唯一之目的			
二	七	倘無	絕無
三	九	之義	主義

頁	行	誤	正
●意中人			
八	二	逾快	愉快
●讚歌			
六	一九	naw	now
一	二	Offoring	Offering
二	二二	iз	is
●春潮			
三	十三	近松枝有鶗鴂 瞿立仿佛爲	近松枝有鶗鴂 瞿立仿佛爲
七	十六	盼望	盼望
●近世國家觀念與古相異之概略			
一	九	凡質變遷	凡百變遷
二	六	根深帶固	根深蒂固
三	十三	雜空混淆	雜然混淆
四	十三	爲公民凡	凡爲公民
五	十	反國家之自由	及國家之自由

頁	行	誤	正
六	七	說者	說哉
同	十	Suetan	Sultan
同	十五	維皇降哀●	維皇降衷●
同	十六	人視●創造	人類●創造

◉托爾斯泰之逃亡

頁	行	誤	正
八	一	今曰	今日
同	二	發之	發之

◉國外大事記

頁	行	誤	正
二	下九	養痾	養痾
三	上三	告宣	宣告
同	上十	發表	上脫正式二字
同	同	總理大臣	上脫為字
同	下八	亡•故。	亡。故
同	下十	至•言•	至•言。
四	上三	夫曾。	夫。曾
同	上十七	德國	上脫為字
同	下二	拒俄	助俄
同	下三	助德	拒德
五	上九	國圖。	國。圖
同	上十	（謂西班	謂「西班
同	上十一	黨附	黨附。
同	上十二	地位	地位。
同	同	主義）	主義。」

◉國內大事記

頁	行	誤	正
二	上十七	選政府	請政府
四	上八	（已	已
同	上十七	山依。	山。依
同	下四	條約	條約。

◉通信

頁	行	誤	正
一	九	敎育	敎會
二	三	承視	承認
同	六	用情	同情
同	八	圖書	同書

投稿簡章

一・來稿無論或撰或譯・皆所歡迎・一經選登・奉酬現金・每千字自二元至五元・

二・來稿譯自東西文者・請將原文一并寄下・

三・本誌每面十六行・每行四十字・稿紙能與相合最妙・字以明顯爲佳・

四・來稿以未經登載各處日報及他雜誌者爲限・

五・來稿無論登載與否・概不退還・聲明必還・亦當照辦・

六・寄稿最好由郵局掛號擲下・本社即以該局回單蓋戳爲憑・不另作覆・

七・收稿處上海棋盤街羣益書社・

青年雜誌第一卷第三號

中華民國四年十一月十五日發行

編輯者 青年雜誌社

發行者 羣益書社

印刷者 羣益書社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羣益書社

定價	
一冊	二角
半年六冊	一元
全年十二冊	二元

郵費		
本國	外國	
	日本	其他
每冊分半	每冊分半	每冊六分

各埠代派處

地方	代派處
北京	直隸書局
北京	龍文閣
北京	浣花書局
天津	直隸書局
天津	新華書局
保定	直隸書局
保定	羣玉山房
大名	大名官書局
濟南	教育圖書局
濟南	山東官書局
煙台	教育圖書局
太原	晉新書局
運城	交通書社
西安	公益書局
西安	新智識圖書社
西安	正誼公司
雲南	維新書局
貴州	羣明社
蘭州	正本書社
成都	二酉山房
成都	崇文書局
成都	點石齋書局
成都	源記書莊
重慶	二酉山房
重慶	崇文書局
瀘州	二酉山房
梁山	益學社
開封	文會山房
開封	百城書館
廣州	共和編譯局
廣州	蒙學書局
汕頭	共和編譯局
桂林	石渠書局
嘉應州	啓新書局
長沙	羣益圖書公司
漢口	昌明公司
漢口	會文堂
武昌	昌明公司
南昌	開智書局
南昌	點石齋
廣信府	益智書局
安慶	萬卷樓
蕪湖	科學圖書社
屯溪	科學圖書社
福州	宏文閣書莊
福州	陳壽記
廈門	新民會社
坎市	廣益書局
蘇州	振新書社
蘇州	瑪瑙經房
蘇州	文怡穌記
蘇州	小說林
南京	共和書局
南京	新民圖書館
無錫	文華書局
無錫	樂群公司
南通州	導文社
南通州	聚生書局
揚州	競存書館
常州	晉升山房
杭州	問經堂
寧波	文明學社
寧波	汲綆齋
紹興	教育館
處州	悅興學社
溫州	日新書社
溫州	維新書局
奉天	圖書發行所
奉天	會文堂
奉天	神州圖書局
奉天	關東書局
吉林	永衛官書局
龍江	維新書報社
哈爾濱	魁升堂
新加坡	曾萬豐書莊
新加坡	普益印務公司